



玫瑰先生文集卷第一百十一

墓誌銘

知梅州張君墓誌銘

四明樓

綸天防



危時為浙東壯縣乎難治自紹興間陶安世定
有聲之後歷數政不以善罷四明張和邠由袁
州萬載尉以捕盜嘗政危承務即年壯氣銳往
為之宰親黨或勸止之既至謁廟以廉勤公平
自誓上不負予君不下欺放民終始如一
始之聞者悚然首定規畫凡聽訟追科出佃

稽公吏犯案進退皆有程度卿脊姦弊智者不
能盡察君左右參驗甲乙相糾簿籍更用簿楮
以防削改字畫分明欺偽略太有宗室子與朕
民為仇各聚眾至數百期操兵夜闌於市尉趨
告公曰安有是事命置酒尉服粟不敢飲吏又
告將合矣君笑不答俄散去約明日復至遲明
召二人者至庾謂曰汝自相仇彼眾何罪而使
濫被殺傷乎不如挺身持刃決雌雄於前兩人
者相顧欲退公曰官府有法可容爾初介回竟
下之晨月始悔追求克邑眾為言願相保任使

自新即縱之俱媿惕感朕君歸猶以時節致統
書問起居者數年設保伍之法繪為魚鱗圖居
處卿皆山川遠近如指諸掌又籍其家之長幼
姓名年齒生業穢惡畢載其強無行鄰里可
以糾告或犯法未就捕而君已知其人私忿聞
殿隣不為勸止者與同罪牒訴誣妄必坐其教
今者法令易行并若畫一欲以獻之朝通行天
下未果也蒙右並大漢為秦礎以擅利父為舟
行之害間有瘠之僅能徹去浮屋君始併其基
地去之初謁太守司諫施公元之迎謂曰邑大

未易治蓋以君尚少也君曰正恐上官心為易
今知其難則可為矣守待察屬度一日令賦外
別輸四今奉命惟謹君獨爭曰使其左枝右梧
川敵得錢十計未為甚難如貽患後人何守盛
怒君辭益堅且曰率^寧弄官以歸已束裝矣守曰
試子爾乃能剛果如此更荐之後日書問如待
子姓家事六或官謨為白革湖鶴嘗水陸之衝
戍兵徑由不翅寇盜莫敢誰何君白帥府以軍
法齊之无敢譁者有一士冠禽于市為惡少年
侵侮君責其不孝送縣庠後師受業謹其程課

居數日而後秋^杖其所侮者人皆悅服視事才三
月有訴君於部使者覈其言不根反以此受知
又訴之朝泊付有司乃扳引前令事為言其人
既伏辜君之陷行益白文之誦誦雜然如十德
詩能官賦十可喜歌頌銀木錢石幾不勝數既
聞四遠境內多立生祠惟吳耀成志二寺至以
神事之感致禱焉師憲其績效奏聞有旨候任
滿赴都堂審察淳熙初元既造朝幹辦行在諸
軍審計司俄改差權差遣均州制詞有去風力
敏疆有聲劇邑是時 孝宗皇帝垂意民事由

治縣而擢為郎者不過數人如丞相葉公謝自
於潛守毗陵卒至大用均有管內安撫之權人
謂君自此升矣四年陞辭奏事補上意且屬以
有機密事奏來而臺評以言改通判為州遭所生
與國軍前論者又以為言改通判為州遭所生
母安人方氏憂服除通判衢州既授代而報罷
紹熙二年主管台州崇道觀四年通判廣州幾
年適梅州闕守諸司奏辟未幾而屬疾度元三
年十月丙子歿于郡之正寢享年六十有一官
正朝散郎嗚呼命矣夫娶伍氏封安人子男五

人度廬庠卒廉度將以君道澤補官孫男六人
奇之湘之衡之環之次俱未名先一年奇之卒
孫女三人尚幼居之入廣從行者多困于瘴疠
第四子序卒於梅君念之切閱月而君止安人
來自富家善事其姑君既受命悉以祖產歸諸
兄而又不事生產安人攻苦食淡聞助為多人
無間言奉祭祀未嘗不躬親執糜子不翅如已
出初封孺人後得今封率諸孤扶君之喪遠歸
悲苦勞勩人所難堪歸而治葬尋尔感疾五年
三月乙巳不起始公十壽歲于鄞縣清道鄉郡

家橋祖塋之側既以四年十一月丙申大葬又以五月壬寅祔安人于君之墓嗚呼天之禍張氏何其酷邪先是君之諸子為君求銘以君既葬而遲之弔安人之喪又哭踊以請余於君有連又以齊年相好尚何辭惟張氏自仲以孝友稱衣冠代不乏人永嘉南渡始居于吳五年之亂避地東來有官于四明者回家為君之曾大父倫累贈宣奉大夫父宣贈朝散大夫父和彥政和二年繇太孝上舍擢進士第官左朝散郎贈朝議大夫自叔祖宏奉往明行修為吏部

郎遂為鄉之望族君諱祖順和鄉其字也生七步而孤嘗紹興十四年以朝議致仕恩補將仕郎性資明悟批喪如成人長從鄉先生金判沈公銖游沈公愛之至育於家晚暢世務以氣象自許庶幾大其家者居官所至可紀萬載有盜竊斧斤動部伍禽得之念其窮无所衣食而致此以為案問自首盜得不死衡陽歲飢道殣祖望君遽斧屨賑給而後報監司不罪真專而以十其復長荐之提刑姚公恪轉進張台演提奉陳公傳良謂君致彊精勤廉平簡素不說隨而

失守不强梗以侵權嘗稽其簿書條目雖多撮
為一編上收下支目總其最簡當精密无所容
姦妄之決獄酌情參法隨手剖析人稱平亂相
率列其狀於上今諫議張公奎為康師以歲有
登歎欲廣儲蓄以備後急為經略司檮構倉創
立未久專以委君為之條盡畫綱紀辦事既連了
無遺策張公亟稱之梅在万山間官舍民居率
以第竹為屋公慮火災更以米石自駟舍庫廩
兩獄先以公帑為之民亦樂從即計厝謁為云
經理而用稍足文能尊孝林為孝士計丁顛接

境歲晚取百十為群名曰負販實為剽劫松原
石下為二州濶數百里間有嘯聚者自是幾无
寧安君下車即用危游魚鱗比伍之法行之君
盜為之屏跡即治之後第第第望君令民築室
兩傍者復其身自遂為通途用以土客戶社丁使
州家之役各有科調為罷去之皆起來暮之嘆
惜其見於用者止此也與人樂易持論平恕而
勇於立事不顧疆禦毅然不可回奪居官廉袖
為令時鬻產以繼祿又好周人之急力謁而无
倦色嫉吏姦如仇洞見肺肝人不能欺衡阻之

刻良以此也平居念當世利害擬為奏草以待
施用又遂成編名愚見錄藏書教子尤所留意
朝議有經解雜著數十卷大書編次實藏甚饒
對之輒泣下嗚呼古人以方六七十如五六十
猶可以行志為邑宰而得名於史傳者衆如君
尤游之政可以不朽故余表而出之家有治縣
捷徑寺書皆公見於已試者後來尚得以考其
規無云銘曰
張氏著姓孝友惟仲僕良晉華友族尤家永嘉
南渡始為吳人或官于明遠大於鄞君起孤親

以才自奮所至可紀芒刃不頓龍游之政絕後
光前治声焯然徹于帝前謂自此升欲起輒計
晚試子梅遂罹變故抱負有餘齋志而止哀
冒助又不勝喪邑人尸祝是以不朽銘以表之
尚啓厥後

黃仲友墓誌銘

余從兄編修娶黃氏諸暨名族也嫂氏兄子定
之又為編修婿定之佳子弟聞其父推官之賢
恨未識也一日以書矣沂推官亡于工饒之官
舍婦葬而求銘為據所錄行實而銘之君諱宗

諒字仲友世居臨之雙丹與豫章先生俱本於
婺州之黃五季有避亂而居剡者又過諸暨遂
為縣人七世而上失其譜矣曾祖舜卿贈進議
大夫祖彥朝議大夫贈大中大夫父克寬朝散
大夫贈中大夫君幼而孤刻意問孝于卷不釋
詔與初進太季以弱冠上優選丹書季改屢占
前列馳名二十餘年秦申王嘗國之久士子習
為說言漢唐非七制三宗不遂時文中不復及
與七治亂事至不識皆治通鑑為何書二十六
年安在丙子高宗更化之初公道大開申換

出之禁防閑甚密秋賦多逃起其行君以素業
賈勇而前登名荐書侷革歎服時命不偶淳熙
五年始以特恩補將仕郎明年中銓授處州遂
昌尉年近六旬而勞苦不憚警捕之賊甚奉境
接建安俗橫悍小歎則盜竊公行里正嘗以嘯
聚聞君亟率所部操兵往逐之凶徒相顧駭曰
董佛出矣忍犯之邪相與遁去一境晏然十年
任滿調台州司法參軍判官通歲大侵羨倉出
納惟謹尋授信州軍事推官慶元二年始入幕
因正季君翔為守布衣交也即事多以委君幾

於昼諾君老而益壯剖析滯訟案隨山積推究
无遺據法三奪不容一毫之私二年間類為四
冊近五百事四年之夏思若解渴雖多右吉謁
力公務不見墮容痼疾復作遂求致其事轉承
事即方將做裝東歸故意林屋以樂餘年未幾
疾革竟以十月戊寅卒于正寢享年七十有七
娶趙氏融州觀察使贈開府儀同三司潤國公
士茂之女縣姻天族祖思親法當稱官君獨不
就識者高之子四人与之无^先大年卒以即定之
登仕郎次一之尚之皆業儒女二人長蚤^以

許嫁姚銓參政令憲之諸孫也孩君^男三季雅季
文季野孫女四諸孤將以五年季秋景日葬君
于縣之孝义鄉曹墓之原合趙氏之墓君資彊
毅而与人謙和及見前輩流有自他无嗜好
惟教子甚力交游至多未嘗失色遂昌邑降草
翔二丁器不能格君悉力整辦為之一新
課試士子翕然悅服尚書王公佐方尹京邑貽
書相賀有闕費舍以延生貞為斯文宗夫之語
在母立時直闕田小渭以倉使按郡一見喟曰
老先生尚南庵恤乃令吾後胃乘傳之寄自顧

歎然即以奉劄來詞曰冬高前輩政有典刑允
謂先成尚堪驚劇人以為知言禮部尚書尤公
義時居西使以詩寄君尤云金馬玉堂慙我輩
青衫白髮念君遲三數公皆上庠故人故知君
尤深推此可見君之為人垂絕不乱命諸子無
他言惟以進業保家勉之自号隱退老人有文
集二十卷藏於家銘曰
吁嗟董君馳騁文園少聖馬聲不為不售晚服
官政感歎春舊踰七望以不為不壽日月逝矣
用不及究善積度餘尚啟厥後

趙深父墓誌銘

長元續溪尉蚤世三子五女以次婚嫁立嫂最
愛季女聞小溪寓居趙氏家法媒妁之言曰武
德夫婦偕志杜門約居教子甚彥諸子聯中科
第多有賢稱其第三子師信既以淳熙二年賜
進士出身得尉台之臨海矣請婚審於鄉評曰
然遂以兄之子秉之後以近制改師潯字深父
既壻乎我与之游處被服儒雅略无膏梁之習
慶元二年君既悼亡謀葬於通遠鄉白石里石
營保之原向後之官甫四年而君亡矣哀此母

安人馮氏尚无恙一女一子哭声不忍聞石營
去所居才里許將奉深父之喪合為求銘於余
忍銘君字允君字實為 燕祖皇帝孫孫贈深康
軍節度使烏密郎公冷傑君之曾祖也贈武象
大夫子益祖也主管台州崇道觀伯延武德也
武德生長承平南渡流落居四明之鄞縣夫抵
居官廉儉謹善俸餘山為待次計與鄰里不以
財交故內外肅然深父生而棄鹿長服義方自
力於孝登第五年而後授室彊敏自喜始調官
或賀之曰臨海尉多以折盜改秩者君以為非

吾志也在官果兩得強盜一獲私鹽甚夥皆應
受賞照驗明條終不自言又序旂吏事以此受
知於諸公邑民自經而有保又以核戶與訟令
受私錫諭君毋生事居正色四事不入命今日
正欲得實且長揖而起終直其事入皆稱平今
慙且不染特以職事相窘君弗愠也有十將隄
役死賴前政莫敢誰何備有化當治輒辯言曰
尉欲治我不卑改官耶君字之理窮請宿過卒
逐之餘皆聳服尋為衢州西安丞二部尚書謝
公源明時為守趨召轉運使滿公果往問曰郡

中有賢亟于謝公以二人對而以君為優備言
廉勤曉暢民事之詳潘公曰得之矣俄烈上謂
才術優長可以作邑兩易知潁州相房縣最号
難得君為之談笑而辨才奮益顯任滿授詔與
府錄事參軍丁武德憂不赴服除今有昔侍從
臺陳各奉宗子二人余在西掖荐君之兄歸漳
今知樞密院謝公深甫台人也極知君恨奉負
已足未有以及之方為御史中丞而吏部尚書
刘公德秀為監察御史門人初憲長謝公亟稱
君之賢刘公慨然荐之其詞曰與季有源素履

無玷雖歷官未久而声聞益彰併及辭監賞事
為遠利之識乞以備朝廷選擢効不識面貞公
奉也天秩蕃衍人才衆多昆仲屏居山園憂患
之餘名徹夫聽照移狎至幾於羊鴈成羣若御
人榮之本無意於卒進僅出俱得添差幕官
君投建康府即度推官留守尚出張公朽多以
滯訟屬居處之當人情合供意衆議有未定者
獨招入即齋漾之或至夜分而後退大賓趙公
彥倫索知其才見其畫心贊畫受輸決事無不
曲當首投京削參政又為之延譽諸司交荐種

考而歸既調嚴州節度掌書記為部晉所亮
再徃部下久乏得疾遂旅遂以五年四月戊寅
卒哀哉若人之不淑也始既辭盜嘗而不用蹉
跲至此知己方當路可以神矣而止於儒林郎
素壯強飯年五十有二何疾遽困之耶子希侶
希望女未行君性質直忍貧自立職務之外進
季不倦垂意往史同察察知往。傾其座入心
計精密茹公事如家事言不妄發持論甚正孝
友勤謹自奉澆薄不務葉飾思有以自見於世
遂吞志而已矣方鼓盆時手記費用之目甚悉

其子精曰何用角君忽曰我且死汝輩從此為
之民間計青愛起倉猝昆仲方據陸記之希倡
尋出舊所編按以從事適者僉云中噫豈有知

和葵以六月某日銘曰

父子之賢問于鄉閭兄弟之美徹于帝都君才
甚優知己當塗謂進未艾而止斯手兄子既祖
又銘其夫尚惟渚孤承慶之餘

安光遠墓誌銘

淳熙十二年余方懷東嘉之綬於家頗而安君
光遠詩声一日襄長莠臨門倒屣迎之視甚偉

文甚工与之詰灑、可聽而志倦也又去年過
余於外府未報其大父詩卷比余投間里居故
人罕不見者獨先達未能相過已而聞其病遂
不起實慶元四年七月丙辰也六年堵孤將以
四月丁酉葬君于鄞縣之通遠鄉遠陳南山其
次子鍾門以銘為請手編先集到載行實粲然
可現余既衰先遠之不受愛其子之克家遂屬
筆焉惟安氏系出唐忠義傳金藏五代後唐忠
書曰下平章事金全之後 周朝魚籍部慶留
後守忠即君之九世祖司徒忠果雄勇功臣習

七世祖九曾祖希文崇信軍節度使相寓武德
大夫真定中山府路廉訪使者父時從義即三
世皆娶趙氏家開封祥符縣建炎辟地著籍于
明今為慶元府居小漢鎮四十年矣君掃招祖
娶軒民毫杜左承議郎中美之孫子男四勝兆
辟彊去華棄疾女二長婦馮季參次未行孫男
一女三君世為名將至廉訪始以文承受知
祐陵與樞密宇文公虛中雍師蔡公靖游尤與
室李則公子羽厚善劉公狀其行自謂急難之
義天屬莫加也從義仕不顯而家李尤懿見於

張公認得初之帖正字主公衛之銘兄弟終鮮
承父祖之傳勿敏悟力孝抚志高邁從義指物
命題脫手成句見類書輒屏去曰此豫以不能
特人者性端靜衣或數片一澣澣書已熟若手
未觸者幸動不苟他無子弟過從義年踰四十
得君焉愛之擇師以教日益秀發父子短案視
對至十餘載自為知己出入不能相捨既冠固
客都不從義得疾委頓君憂惴願以身代礎即
東歸竟至捐飯挑囊哀毀悲感行路母素爨重
家政臣是益肅君亦敬事盡其歡心其疾革醫

禮未效至封股以進家人竊窺而後知之表葬
俱備哀禮自以世衮衣冠未有以文瑛身者局
其室曰現行朝莫激昂期紹先志嗟蛇至五十
始慨歎曰科舉之不教命也遂一意於義理性
舍之孝舍後築園中闢一徑自號通村老子好
為古文尤工於詩平澹敷腴不為艰深之詞每
曰工夫到處却无奇特有文集二十卷名通村
遺藁丞相壽春魏公退處碧谿山中之客惟雪
憲張武子与君從容觴詠如裴迪之在輜州也
郑黃中王德新其養正薛清卿湯孫將諸君皆

相与為文會酬唱之友致仕應君良弼一鄉推
為長者老而益高君尤与之厚嘗銘其墓人以
君為應之亞匹云与物無競不見喜愠之色每
成子弟勿与人辨是非待其自釋又曰橫逆之
未如在荆棘中徐行緩解而已礼法自將不識
公府以城待人久而相孚内外无間言喜事要
客之至趣備酒著有擷蔬員魚陶然徑醉氣同志
合或飯致柔四室无長物惟好古不棄先世遺
書踐編断简皆手自整此書天往來有可現者
古漢歲之筆札素工稱其文骀騖高简莫窺其

際客去則取所聞見者劇淡余訓諸子不待出
門而家博充然有得也自下葬地无復世間意
參閱内典旁接諸禪跌坐至深夜不動年十五
十有七而疾病垂絕猶大書偈語詞意趨諸六
足以知君所存矣銘曰
窮忘樂困而享矣其為政不言而行徑卒不施
以昌其詩江山為助筆乃縱橫優游田里以得
比生彼其愛於心而毀於後雖曰得念未知与
此孰重而孰輕安氏之積厚矣非此其身後其
有與者乎

朝奉大夫李公墓誌銘

太師史文惠公兩登相位其將論以求賢用吉
上為先查其尺資寬宋務為忠厚家傳孝謹以
此教子以此擇婿王局李公則定其一也公端
友直字叔益世家紹興府之餘姚大邦為尉與
公之父游見公所為又奇文又喜其端粹遂締
姻焉公苗冠入上庠太師鼎貴公退然未嘗自
言同舍者不知其為丞相婿者其恬於勢利自
為諸生時已如此太師器重之既登科而太
師再相孝宗垂意人物一日向太師子婿孰

賢以公對即除詳定一司勅令所刑定官時淳
熙五年二月也亦有以資淺為言者雖寢前舍至
七年再除始就職朝論翕然以為貞吉士可謂
冰清玉潤矣公曾祖尚邕州太平寨主簿祖宏
從事即素贈奉直大夫父梓承務郎累贈朝請
大夫妣弟氏贈宜人公幼警悟蚤已能綴文父
袍可愛之稍長益自刻厉主簿李行為里人所
宗以貢入京師晚才得一官延師儒訓子孫
曾四人踵入太李公最以詞賦得名屢占工游
首名荐書後以恩免幸將再上祀部俄遭外艰

乾道初試上舍中優等又丁母夫人憂淳熙致
元談免者者五人公獨不恥遂登二年進士第
授迪功郎明州慈谿縣主簿易太平之元湖未
上而有勅局之擢才半載以修進條法事類特
改承奉郎輪對使殿進正詳雅敷奏明白歷陳
救荒漕運附試三事孝宗嘉幼悉以付中書
或諷以謁扁堂施行之公曰吾知盡愚忠爾後
漾者立附試之額卒如公言同列序遷方擬以
容臺博士處公言者又以為驟得旨外補丞相
王魯公愉使來侔謂稅則不失故步則可以

便鄉公正巧祠魯公深歎其遠誠也九年主管
台州崇道觀十一年通判婺州既至郡參正季
公彥顯中丞蔣公繼周為守皆知公賢厚無事
皆為公外寬內明政務大任而略昔細問若
不能言而從容裁決無不均當謙和樂易事上
官以禮雖不為異久不肯希意為合惟是之從
不可子以私濼屬吏民敬而信之不忍欺也既
歸宦情愈薄去國且十年未嘗以一字自媒於
諸公居乎餘復求郡丞遂悴湖州劇郡數易守
公間行郡事輒稱治吏引例卷以攝承當漕奉

此去之一金不取也提刑陳公亮提奉黃公
這將列荐子朝公力辭之趙公不逆來守疆
敏明察官吏畏憚且謂公必不合公不改其度
守為之降色辭公亦以吏師事之始終賓敬不
可得而親疏時人兩賢之後守至未煥席劾去
外臺怒未釋尙遲日至符移滂子先是郡有舊
胥為守家吏與之俱來已而頽隸籍其家得守
與其婿數書戎官將奪之公曰何忍奪私書以
隣人於陰手而焚之正裁其人以前使者聞之
弗罪也後宥詣之守果无与事遂白微公為始

矣秋賦多設課之患公為監試前期以訪卿老
具得其情為之區畫無敢譁者老官以去取求
決於公辭不可以詞賦定取四人時與計偕者
十一人獨此四人擢上第人深服鑒裁之精也
尚書程文簡公大昌舊為司業素知公嘗曰公
澄之不清撓之不濁貞淵秀於道者哉侍郎莫
公叔光代公為剛定即嘗貽書曰公如美玉固
未嘗掩瑕而純粹之至無瑕可指此乎昔之所
敬慕未易及也其為名勝所重如此慶元改元
制魯兩任通判者方許祥州曾經擢用者方許

除職事官交親趣之起勉至脩門謂公必留而
一造相府即以小壘自託丞相余公謂何取之
廉邪許知臨江軍命未下已謁昔歸矣五年夏
以疾求閑甚力今在丞相京公意謂憚遠委曲
勉諭既不可回又為之易廣德且諭公曰地近
事間可以臥治毋惜一行也時廣德守已得祠
需公之至公謂未閑居而得便郡辭遠次而就
見祿君相之恩誠厚非本志也復申前請改成
都府玉局現後兩月疾益侵求致其事竟以其
年八月乙亥卒于正寢享年六十有六積官至

朝奉大夫賜緋衣銀魚史宜人有賢操先二年
卒蓋宜人朝祥而公以莫稱飯舍人尤哀之子
四人曰膺曰康迪功即婺州浦江縣主簿曰庸
曰乘以公遺澤補官膺庸皆蚤世四女長適迪
功即臨安府新城縣尉趙師因而卒次適修職
郎監紹興府和旨酒庫史實之實之止爽餘在
室孫男三人該將仕郎謚珣女一人請孤特以
六年九月辛酉葬公子縣之蘭風鄉新湖劉公
澳之原合於宜人之地嗚呼公金玉人也簡淡
無嗜好佞李遠於二札屬文長於駢四儂一間

為人草屐奏談笑成篇初若未始任意詞旨明
切號為得體他有碑志銘贊等出輒為人取去
死留豪公既沒僅哀二百餘篇藏于家詞氣雄
渾似其為人字履道美卿有右刻必求為凡公
所長不以自行也性至孝祿不及親終身以為
恨故於族黨恩意有加訓子若弟示以趣問使
自知勸誘後進絕口不言人過杜門却掃或
十餘年不至城邑今佐款其賢多就見之清修
謙謹无賢不尚一接以札犯者不投不見善愠
之色故哭公之喪者無不及哀里閭耄禿六啓

嗟痛惜謂無復見若人矣康少而翰墨即委以
家事俾毋闕我榮堂日竹隱一丘一壑不啻自
足多焚香默坐得喪榮辱不以介懷疏財喻義
不事生產而趨人之急成人之美恐力不及既
無德色或莫之知也先卒一月忽告二子曰吾
以進士起家仕至二平石將以善終無可憾者
遽屏醫藥至屬滴無一語凡膚色溫潤竟日無
小異家人幾不忍欽顧非寡欲積善之效邪某
父子出入太師之門識公甚久既又同朝婦王
氏之姪婦康與其之次子實為僚婿稔知公平

日大槩故康未求銘康謹愿先孝濡柴有自來
嘗薦澹臺進孝不已是能世其家者銘曰
温良恭儉先聖規抗門人從事有死實虛猗歎
李公渾金璞玉終始如一謙不自足施於有政
如古循良進稱於朝退淑于鄉云胡不吊喪此
言士慶必有餘昌爾來商
知復州張公墓誌銘
孝宗執階妙選察案端明張忠簡公与太郡史
文惠公实為質讀直講内禫之際二公翹贊為
多文惠既相忠簡為工部尚書告老而歸安上

意恨用云不畫息數從渥視蒼書樞密院君臣
相遇可謂盛矣公諱仲梓字才卿忠簡次子也
世為温之永嘉人曾祖植祖忱贈中奉大夫忠
簡諱闡世盧氏累贈魏国夫人公資穉數少承
義方力孝博記年十四入上庠時中興孝拔更
新在遺多各士已能与之相下上月書孝致華
在前列文兩頤薦出紹興三十一年以明堂恩
補將仕郎非公志也明年授右迪功郎監晉州
南嶽布隆興 丁忠簡憂乾道五年差監行
在豐儲倉九年云公以使相帥福州过闕方薦

其才 孝宗念旧李云子即日召對因月改宣
義郎三月除大理寺主簿淳熙元年迁太府寺
丞四年乞外補知通州七月陞辭因論常平利
病繫奏洋明 上為之嘉歎問闕在何時以實
對即許改除且諭公曰他日莅職毋忘所陳遂
改荆南路提舉常平奉監公事六年持節入境
體臨遺乃寧之意夜心區區盡移兵害除因劾察
吏之慢令者忤同事意尋遭論罷公之仕進自
此齟齬矣十年主愛建寧府武夷山冲佑觀後
知汀州再知道州俱不赴凡三授祠禄至慶元

改元始為兩浙西路安撫司參議官秩滿知復
州四年赴郡吉號竟陵奉置靡定旁枕襄陽地
早水雁關三四安僅一杰富商安首以醜名貸
民秋取民米大輻相載而去公至首訪民瘼嘆
曰種未入土民已无所告糴可无以處此乎滕
書師濬借所儲粟禁止高取又廣為女糴云門
倉廩充實邦人輟之野曠多盜重為民害公分
置鄉兵部分羨整犯者痛懲以法盜為引去期
年公感末疾視事不少懈未幾寢革遂以五年
十月辛酉卒享年七十有一積官至朝請大夫

娶周氏朝議大夫奉先之曾孫視未嘉先生所
已為大父行少公一步先一年二月甲午卒封
宜人男三人煇通仕郎既冠而止次煜燠俱以
公任補將仕郎女三人孫二人埴當授公遺澤
孫女二人公蚤歷取著忠簡晚既貴家事賴公
經理性介特不好華飾圖史之外他无長物通
經餘暇諸子漢晉唐諸史鉤竒撮要手自抄錄
所為詩文盈帙簡行遠深今藏于家既登仕版
又再存乎外臺曰二礼都竟不偶中間困于烟
言才不得哉 孝宗簡記權守九江亦不果出

卜築謝池陶然自樂終不見戚之色家傳有
自來矣宜人幼穎悟嫁時止家尚窶相与刻苦
以奉忠簡閨門無間言苦相其夫者也二子將
以六年十月甲申奉公及宜人之喪合葬于縣
之吹臺鄉西山法路院之右東求銘其於公家
為有連歲在癸未与公之弟尚書公春卿為同
年進士獲拜忠簡口風迨官勅局公之季弟延
卿為寮公方丞外府居又比鄰客授公卿後又
假守昆仲偶皆家居春卿同列從班公入議幕
交情事契日益加厚公之在復春卿以華文閣

季子字鎮江是鄉為濠州伯兄之子晦之為春
州一門四郡守請孫秀春人皆嘆忠簡君子之
澤夫何公與春鄉繼卒示郡遂不能教來皆而
駭悼實深故不得辭而為之銘曰
忠簡深醇求之古人位嗇台輔望壓屬紳君承
篆方蚤入太季崇鞠于朝卒困阮落復取未報
而乃忽焉哀介弟相隨九原君子之降其阮
未已我惟銘之以昭孫子

收悅先生文集卷第一百十一

收悅先生文集卷第一百十二

墓誌銘

四明樓

翰大防

朝請大夫史君墓誌銘

四明衣冠之族紹興以來莫盛於史氏自八行

先生以統絕識誌與季積善餘度是生樞密公居鄉

之後改地有實自公始樞密兄之子美為太師

會稽扁王文公住及之臣而史氏自大故君

之高曾皆重疊追贈者四十年不惟常行樊延

均決之取科者多季不乏人其與未必交也盛之

或居樞密之子也諱發字克翁世為名州勳人而今
為之度元府曾祖簡祖深俱贈太師異國公曾
祖母葉氏祖妣徐氏皆墓夫人樞密諱才常任
常任為明殿太子舍書樞密院事官左朝奉郎
致仕奉贈太寧郡夫人樞密以紹興二十四年
拜休三十年奏其事致召將任郎授右通功郎
監潭州尚書廟以便養三十二年丁樞密憂
服除引 孝宗登極恩修職郎直奉祠乾
道六年調福州右田賦尉九年文惠公帥閩以

避親不赴崇憲清王知明州辟為定海制置使
司準備差遣淳熙四年秋滿闕陞從政郎用奉
生改宣教郎知紹興府新昌縣十三年差權通
判婺州十六年 光宗覃恩轉朝散郎紹熙五
年 金上覃恩轉朝散大夫餘以年勞積官至
朝請 大夫嘉泰元年引年致仕三年九月且奉
於家享年七十有五嗚呼君年三十而得官歸
自婺女才六十有三已死復空情其見於施教
者止新昌婺女兩任而所至聲績可紀其奉親
立身處家居鄉又皆以古入前輩自期是古為

政豈虛語哉樞密之歸君已壯矣謂君曰吾之
進退周自無歎弟却思才能及汝耳公拱而对
曰大人方欲全晚節豈當以某為念樞密喜同
吾姑誠之而氣貌泰然足以成吾志矣恭政李
莊尚少寧永嘉樞密為筵幕待遇極厚君方執
傳附李郡齋每旦必來出少俟戶外寒暑如一
季公竒愛之樞密赴餘杭君待太寧次長安埭
時有數百艘相持旬餘公猶總角為之筵幕處
分使徃來之舟以叙而行已舟舳舻不日遲通
樞密被君將行吏有以白金遺僕夫者公待側

奮然曰是將所我當奉之樞密喜曰吾兒可謂
清白矣子孫矣性為孝太寧既下世樞密年益
高父子相與為命娛侍左右樂非親嘗不進未
食不敢食批喪及禮既葬結廬其旁捨城居而
家焉致敬家廟旦集家人拜謁風雨不渝蔬
菜之屬未屬者弗敢嘗祭祀備極誠實隆禋
飪必躬必親時奉祀則衣深衣以寢諱日先期
齋素哀慕涕洟始始喪生朝不為宴樂在官吏
民无知者同氣惟一女兄適周氏事之甚篤見
其卜居以金谿別墅遺之制墓例得僦直君曰

吾有先人之故虜在懷後亦以御曲不當用志
併之魏王來鎮君以戒事迎謁境上典密謂當
庚拜君曰此必非王旨揖而出王首以此見重
遂被論薦將校捕海寇幾百人吏欲逮治匿賊
事君曰彼盡死力得盜以贖為嘗亦不為過若
以屬吏是為賊報仇也誰復用命王為寬之皆
感激^不刃乃海道六清幕寮蔡君大成廉明有守
或行帳之將寘于法君力亦其非辜及出又厚
為之禮東錢湖積薪膠轉王欲開治之有請于
朝款給錢穀及設醴^醴蒙且以屬君曰引嫌得^不

敏辭又白王曰今為民具利所費非不多水軍
有舟楫舂葦之屬僅假給軍士當必樂趨第最
為紀律安會擾民足矣請列我岸旁取封疆之
日父自成隄矣若屬之官吏必欲頓擾民疲於
奔命吏急於言功止得目下瀟漫可現根蔓不
除適滋後害爾已而皆如君言始至新昌待制
朱公熹時為提學一見如舊即以滯訟委之天
台有三烏頭者中產之民以折戶交訟三紀矣
案隋山積君尽召其党論之曰至親終訟未有
不破家者我非不能處斷一有勝負汝當將復

訴何意慮該察其感動遂與酒肴使交相悔謝
明日俱拜良下曰今不復訟矣朱公陰為器重
自是親戚有訟率以此處之或使之拜起揖遞
於前而走得罪於父母者輕重亦惟父母之所
曰吾立法則傷恩矣由是无不感厉自新益車
時鄉隣有失孝弟之義者必諭之以禮曉之以
法不悛者或媿辱之感悟則與以酒食之資使
其奉父兄之歡方已其有暴戾恣睢狠于聞冒
于昏者亦誨之諄諄俾歸于善故見于政者專
以風化為本也君於催科不擾而集崇曰寬之

於粒米狼戾之時而迫之於半菽不給之際是
罔民也乃為之曉諭謂及今不即輸納將來不
免追推諫勤周悉无慮數百言諄之者雖頑鈍
之夫亦知感悟租賦不待促而办部使者至以
移示亭邑至今邑人犹傳誦之邑在山間定時
趣办役夫所隸过使客近鄉之民一月或至數
四君令鄉各置籍批籍点差出厝為信自輦輸
官物之外一无所役三年間户不过再及之遠
者或終不及也大路自天台而下既田甚廣旧
有隄以障淤澆而善壤幾无寧安君曰人力足

至爾五官錢屬者老督民修築民競功趨其他
改隸空倍者无不堅文御史銷劾不以時君修
過有照追授樓及已輸之民有多矣君因慰勞其
人向其道里期令之費官為還之罰吏金以備
官吏困於輸金其數遂絕有士与民法田君謂
士直四情未具士復來謁君曰茲事已快決彼當
无辭今見諭則成請求之移移丞佐決之後无
敢有私請者僧訟一民自僧至數百得君疑之
問民妻安在曰近鬻於人矣即治僧曰此人匿
妾何處貸之改必私其妻、鬻故訟有僧証又

有訴僧寺殺其子而屍止者君念笮嚴方盛此
必為盜被擒而竄爾青僧今尋訪而寬其期尋
獲之一訊而服豪民以稱貸獲利倍從僧者无
所出則以錢百石獻於官公問錢安在曰散於
民間官取之易耳君曰以此能我而欲回為計
也即受其獻而列名及散悉強之无不稱快盛
殺人於野而未獲尉西以他盜塞責君察其非
是皆縱放去既而真盜乃見執微服至其處覈
之与獄辭合縣計初无百金之儲而逋而以百
計君考步八之目窮蠹耗之原曰吏姦耳吾能

裕之先是歲用一吏司出納弭場典羣吏表東
假貸為姦君使月一易之凡一日之入暮歸諸
帑而沒饒曰此理官錢法也規模既立上下
寢以相安再歲所用益所重門額地窳以為請
區覺自出一物不取之民有與官為市及就役
者加與之庸直有獻木者君曰官自足用此改
先聖中物或與族黨不平將假手於我耶卻之
先嘗籍諸鄉之盜日飼之而均焉民聞无復大
吠之警既數月相率而訴曰某等失業為此然
朝莫惕恐未嘗得飽食安卧如今日也各已知

悔且望少寬許其日就併役夜必歸宿及是皆
批役於官无夕落成棟宇葺煥郡民不知有役
咸聚觀以為神縣庠大啟歛新之而前迫于民
業一徑幾不容車馬君謀闢地或曰其家富饒
未易得也君召与議即以為畝厚償其直于是
面勢軒豁新殿虎列榮戟現者借曰吾邑文風
其昌乎其後名存書取儒科者相踵无日為叙
拜礼衣冠畢集為陳尊俎設介饌叙表少獻酬
唯吏无敢諱者且曰鄉飲之礼昔固嘗行之未
有濟、如此者登釋皆相与現礼焉君皆明而

健羨兩詞至前情偽立見書判數百子言反覆
切當每曰文諸弊業實官司不決之過惟詳盡
不可轉後則安后矣故一經平決雖宿姦巨猾
无夏異辭及君將去念一任所決端公幸无翻
詐吾去之後滑吏或為姦利則貧弱必受其害
乃評諸斷由以俗於是請者日至一一給之或
感法者曰今君為我長慮及此真父母也咸請
正生祠君力止之既去民知其不可留秩老施
切前期書境數十百里俟於水濱且拜曰不
復有北知縣矣娶遭大水濱南之民登屋探求

以避者數千計守俸粟俾君首夏善舟者赦之
今日活一人者給錢五千謂或所之善惟以私
幣列者分處官舍既飲食之又列炬通夕以男
女混處恐其諸雜也人尤伏其惠深盜入民舍
覓而遁隱于桑間主人訪求投以慮或中主盜
春以子盜隊而猶吏以盜從予受子當主人以
殺人之罪君詰之曰石非仗中雖所非特然中
則主人死矣閣中偶傷於力此為登時勿論可
也守不能決交讞以上棟寺卒從君教有殿陽
保事限日未滿而殂者更坐教者以重辟君已

知傷者能邀于市飲唱自若偶以宿疾拜而斃
再訊如所聞吏民驚伏盡於敬事尤留意俗思
以得其情平反如共等者非一也婦人有欲棄
其夫者誣舅以私舅不承而死於獄吏白无所
考證守待從婦君曰使其有之亂倫之罪固不
為輕使其无之厚誣其舅亦當疾生舅自此以
死婦可已乎聞之憲臺遂坐婦罪里婦独处惡
少謹之不從夜誣私夫婦婦痛无以自明泣告
其夫而縊君聞而為葬之表曰豕婦家罪其為
詐者君之益政多矣類學禱雨於龍潭冒險親

至其處肅然若有所感雲增湫中得神物以歸
陰雲隱、及期而霽然作色時无禱皆應如此
豈人力哉守既行而新刺之兵百餘人未知所
歸君使尽集于庑探等分管隨即帖之三易郡
俾俗尽礼敬事有利害必力爭事已和好如初
君在州縣一時監司帥守多名公相知甚深然
不為苟求修無有以姓名薦者恬于仕進改
秩之初大惠公在任遂欲以請于孝宗而君辭
焉曰未更吏事且欲字民以行志耳晚幸聞君
止父祠祿亦不復就廟堂聞其廉退遂移之以

后躁競者山居蕭然基酒自適不以一事至公
廣御之太守或欲見而不可得居官以廉節自
居俸給之外凡有例者皆不敢用度一切取贍
於家生計僅給均為十二月一書之効東坡
改作三十塊之說不治產業凡貨利之事未嘗
為也好仁樂施聞親戚之貧乏者以濟之喪不
能奉女不能嫁多為成就為樂以濟涉解衣以
救寒塗潦者子心以五屢幸出則為粥以飼餓者
疾疫之家既遺以藥至量其所食昏暮潛送其
家不使知也親見又後之便民及歸見鄉鄰有

以爭役破家有君謂受役之害小爭役之害大
勸率為之為請于邑大夫力主其說今賴其利
焉近山有虎熊牧失業者凡月募獵者許以厚
賞獵具入山虎亦遁去晚益戾重端莊守禮語
不輕奔居不雜交親朋有過面折之有一善則
獎借功勉如自己出取司馬公家範書儀約為
冠婚喪祭之礼行于家子弟有墮容必正色以
臨之章穉笑語亦不敢妄夜服器用不追逐時
好家人俱不敢為華靡之飾或見之則歎息世
態之薄也嘗在中中服布衣鄉先生沈公銖笑

其激君曰其不知其為深也淡然一室无他嗜
好惟取礼記檀弓孝記中庸大本孝又癸統儒
行表記孝篇通鑑唐鑑朝夕從事尤篤於教子
招延名士宗族子弟之願孝者皆預勉以修身
之要不後望其取青紫也長子中弟又二子入
太學未嘗以為喜蓋所期望者不止此夜深童
知語益為之誦大義每日洛誦之聲矣于篋竹
遠矣莊該死陝深究理趣病中區區家事枵
有條匡至嬉笑符之呼諸子曰我无所憾惟汝
祖隱德實行太史記載甚略我死則汝輩不復

知矣口授數千言既革神現愈清自書一偈尤
為曠遠又書二紙戒毋受賄贈大略言生无益
於親故歿可擾之乎仍戒毋用緇流既畢盥手
炷香奄然而逝其視死生真若旦晷耶君娶舒
氏御史中丞宣之曾孫先君十四年卒贈宜人
葬教誠篤四德全備樞密方為國子監簿宜人
未嫁而樞密趨迂臺諫尤寧喜曰其婦其昌吾
家乎未歸登政地歸享上壽康寧宴衍宜人未
始一日不在側也太寧性愛事之至謹遂信愛
之樞密父未有弄孫之樂宜人請君置次居曰

設心如此何患不昌既而得子今茲屆御姦不
始忌之初也新昌相傳有自虎神為崇吏言請
避正堂居弗頌宜人亦曰何物小鬼敢撼公宇
乎不為動而帖然族誅為邑士之室始至是
饋之友歸則與之酌別中間不時求見則謝之
果有私請也在官未嘗問相外事俸入亦不奉
知其自居之清德所助為多凡君所為極意奉
承君待之如賓言必私名有出人宜人必相衣
揖之子婦侍側雍如也侍婢僕未嘗謔怒詈
完不書諸公友必濟濯不事珠翠綺縠之飾年

才五十有七卒於婺之官舍葬于陽堂鄉包家
山之原子男五人誦選迪功郎紹興府蕭山縣
主簿彌迥迪功郎新台州臨海縣主簿彌遵先
卒彌進將仕郎彌遠太孀生女二人早夫孫男
十三人麟之中介之奉之希之輩之阜之常
之隼之昇之景之彙之女九又在室諸孤
將川十二月壬寅奉君之聚合于宜人之墓外
求銘其誌契非一日君之清介實所難及諸孤
錄君行實甚詳且其施於政者皆可為後法又
自言其母之墮尤痛其早洗懼先川顯於世願

得書之故為共載而系以銘用慰孝子之思云

銘曰

史氏之賢德惟返種衣冠之盛輔相我宋君生
而秀赫不好弄父兄濡染川流折衷比宰百里
始見於用廉白照人輕徃清以人皆望君夷庚
飛鞚僅乘戎車其退甚勇平生介然晚益嚴重
固門自眷無所脩綜潭府不居漏侍立陳家廟
時享極其欽奉動循禮度周旋勉中閨門化之
无敢奢彼屏絕声樂喜聆洛誦謝去機事志甘
抱甕効行所知不牽於中誰毀誰奪終不為動

老成云古鄉黨所痛君則事達如幻如夢我方

卧痛尚風一慟詩以賜之後人其諷

太孺人蔣氏墓誌銘

衛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守義父母歆奪而嫁之
誓而弗許此相舟之詩所為作也女不事二夫
古之道也共姜獨見於詩則知是時必有不能
守者而况後世然共姜亦惟知守義不聞他美
若從嬖太孺人蔣氏貞有共姜之節而婦道壺
彛則又過之其可以無紀乎蔣氏世著籍子明
之勤今日度元府曾祖諱倪隱德不仕鄉里稱

長者祖諱後明贈金紫光祿大夫父諱玩朝請
大夫贈宣奉大夫妣宜人周氏贈碩人方孺人
見時有善相者謂他日必領百口既歸于我實
伯父楊州諱璫之仲子也諱鏗字仲岩紹興十
五年伯父提舉福建市舶從兄以疾卒于官舍
兄資孝謹事親至敬接物謙和遇臧獲亦未
嘗大色伯父宦未達產薄累重或至乏食上不
以病二親下不以語妻孥經營彌縫以盡其歡
間輟口腹以與見輩猶嘆曰人多不能拓正但
知振不爾壯益進學層文舊作止存一二手抄

書皆有楷法雖宋監細事亦然在泉南嘗受詩
於柯先生宋英先生西秋之伯父與恭人馮氏
尤所鍾愛器之甚哀孺人年終二十有元一女
六步居長四子幼者生始半月時二兄一弟皆
在仕宦所生母楊氏太安人意欲奪而嫁之舅
姑亦不能必其留也其伯父中奉璫諭之曰守
志固美行願汝年尚少能自保乎泣謝曰相待
如賓誠所不忍抑不如是諸孤何以自存卒不
為動揚州推廩持節歷十餘年所在隨侍雖舅
姑存祝嘏至見女子羣居聞有人所雅處者一

切安之而婦既念謹始曰惟楊奉人得疾就醫
於京口一力奉藥餌非親嘗不進臥起必俱既
辛批喪盡禮安在辛已揚州以虞橐折付子舍
用稍裕矣即戒諸子曰父墓未安而當遷改曹
俱壯而當娶娶時長穉穉中向以待之吾性儉
約有素汝其毋狗侈習衣食之餘銖積而寸累
之後數年由奉化之長汀奉從兄之撫改葬于
松林鄉投國山祖妣魏國夫人堂之右求姻家
運峯侍郎周公敏為之志諸子遂以以授室特
析居黜禱于先曰未亡人願守故居也果許之

聽宇不改餘皆一新視硯視不敢加瀕湖仍存夙
月閣之號謂家法子孫所當世守命某大書勤
儉二字扁于正堂揚州略用范文正公義莊規
約以贍宗族之不給者孺人思有所以增益之戒
諸子及後子節他費遇稔歲則儲其贏今有端
緒焉延慶寺有十六現堂禮長識僧未免乞食
揚所欲買田以贍之始捐百斛孺人復用四十
萬錢以酬先志且為揚州之祠得龍眠李公伯
時所繪五十三善知識於故家置廣慧寺中有
以之告隨力周卹蓋義所當周者大率不吝至

其自奉則衣雜布素不事華飾織粟不輕用也
諸子小小蒙洲夜坐則諄然語昔者於拊非棘
與夫履已治家事上接下之道一燈明滅泊如
也每言今夜食登足不惟汝曹享其成我亦何
為之有僅知守而勿失尔故凡年利秋貸幸事
未嘗過而問惟計所入而蓄其出磨以歲月而
至此亦不復詳記多寡坐德其凡諸子幹母之
蓋无敢欺者子若孫今已九房孫曹說一時節
上弄班衣滿前遂成大家和氣浹洽終孺人之
世百口无間言内外相感莫不欽仰以為古之

烈女无以過或謂節行已甚者至是皆心服焉
然終不以此自滿時以平加額曰非舅姑之賜
不及其故於諱自及家廟香火四時祭享必躬
親之孀居凡六十年執礼益恭吾母大寧郡太
夫人間一過之奉之如姑未始少失礼於上下
前數年嘗至奉川凡樓氏蔣氏松楸一一躬拜
之曰吾老矣恐不能再至也病中不喜服藥信
處家事甚詳且謂家人曰汝既不能晉我吾亦
不復恋汝勿為哀毀能保家如今日具矣戒喪
葬母後以高侍郎夫人為法嘉泰二年四月卒

已终于家享年八十有六男子長曰洲承洲即
知婺州浦江縣賜緋魚袋仲曰源皆先已叔曰
洪季曰深國季生女歸故承叔即太府寺主簿
周元知孫十三人椅國季生相國子進士棟棹
捺折栢槐植椴栢柳柝俱業儒桐梓栢槐植先
卒女九人兩浙轉運司進士趙瞰夫從政即新
差監行在太平惠民和劑局趙師國宣教即建
康府溧水縣丞趙善澶國季上舍生宣備高深
孫吳相之國子進士趙汝栢皆塔也二未行魯
孫文人儀佐傳儲儒僕女六人俱在室明年將

奉孺人之喪以十二月丙午附于從兄之墓
既陞朝贈父至宣教即孺人先以高宗慶壽
恩被封孺人壽考康寧安享備福如相者之言
而子孫亦復多故淵最為可哀蓋其自稟有父
之謹承母之訓而又克以孝問又辭蔚然鄉評
甚休歷五任所至以矣稱職事无不办受知於
名公而未嘗一与同寮相忤行已无毫髮之玷
此宗族之所痛而况母子乎夫孺人之喪洪深
率婦孫哀禮得至孺人為不亡矣銘曰
女教不具彤史无称猗歎孺人婦道備成批節

守父固女子之高致處事善斷凡烈丈夫之所不能蓋孟光之賢隨婦之清斬親之戾爲陶母之妾明殆將兼而有之何止平繼柏舟之名邪

從妹樓夫人墓誌銘

夫人姓樓氏名其字親之曾祖常在朝左諡大夫累贈金紫光祿大夫祖昇徽歐閣直學士左朝諡大夫累贈少師父琚右朝散即世爲明之邦人母安人陳氏朝散子女最中及嫁娶者男五女六而家訓素戾紹興二十三年知紹興之新昌縣夫人於是年十有八矣謹擇所歸石氏爲

邑中衣冠名族有娶吾鄉金川馮氏者其子曰朱朝散曰馮亦吾外家而又知文之賢遂以婦之文字時亨生未倖而孤所生母太孺人某氏相與爲命忍貧扶持備嘗艱棘人視之蔑如也得夫人而家寢以立夫人性資院慧容止端莊幼閑禮度動有儀矩尤勤婦功且精其能既臨石氏仰奉其姑謹相夫子一以儉約中饋事嫡姑相安慈孝尔參芳親母子相處四十載怡愉如一日太孺人奉家務付之年来侵而身得優逸遂以上壽被慶典之封加賜冠帔以華晚

節時亨有志古季結交多名士客至則酒肴不
待需而具或游他郡從師友一不以俗務嬰拂
之策名屬書賢譽日聞而夫人亦有內助之稱
焉時節葬必躬必親爨粢精專至晚不倦石
氏族党最盛夫人承順上下皆有禮而恩意加
之遇有慶吊率先而往死不教欲時亨尉羅源
道遠單騎以行夫人与家人奉姑尤謹有疾則
調娛藥餌頃更不去左右既喪哀踊不勝披擗
衣食既已豫俗送終殲志奉出其手雖皆子婦
之取亦云難矣時亨相待如賓夫人性剛氣直

習聞論說以及死生之說徃一領解慶元六年
年六十有四聰明如少壯髮无班白又素少疾
痛一旦以不利奄然如蛇既歛面如生兩手俱
煇釋氏印信為善之報實六月之末也親覺哭
之皆尽哀生四男子擇陳伺鬮長先十二年卒
以為文孝生二女子長適里士黃日宣先八年
卒次在室二孩順孩且孩將以嘉泰二年其月
其日葬夫人于仙桂鄉石谿之原祔祖塋金費
之貲次時亨不堪悼亡之戚束束銘其諸父五
院犹記少時惟伯父洵先工部多鄉居兩家徃

東最為親密夫人与余齊年而後一月相与几
如同氣又念羣從兄弟及姊妹五十餘人存者
僅十數而夫人又止矣時享後雅与余以真味
相好兩嘗過其家登飽山閣奉酒通旧故如昨
日互是不勝愴悼而為之銘云時享全為修取
即新茂州相序歟主簿銘曰
夫出名門孤立无朋夫人相之家道以成事始
克終睦族以礼子且有私適悲陟此定而求銘
仇儻之情吾有感焉引筆涕零

續溪縣即棧君墓誌銘

先光祿有十九夫子惟伯兄積溪尉生於紹興
二年仲兄茂州生於四年至七年而其始生二
兄愛其厚期待尤遠研席相從有師友之義伯
兄年方三十有二而蚤世仲兄為某不堪手還
之痛祭之以文有之左琴右書一重環堵炎
夜燈不幾寒暑讀者悲之葬送之餘調護孤嬰
不一而是仲兄不勝先以文喪五十而終其益
孤露上奉慈母以及二嫂下領諸弟從子幸不
失雍熙之軌猶可樂也不幸五嫂又亡矣哀哉
兄卒於陰興元年十月丙子以十二月庚申葬

子奉化縣長汀先祖家舍之側嫂卒於慶元六年七月辛巳嘉泰改元得吉卜於翁孝鄉白石里除嶼之原二年二月甲申諸孤遷兄之藏以三月丙午朝奉夫人之柩合為先葬泣以請白諷滌不失父之葬不及銘今喪吾母忍死竭力以襄大事惟潛德懿行叔父知之為詳清併登之石某亦為之泣念吾伯兄抱負不乞不見放用不惟他人莫知諸弟生曉之不及知也歎無為銘得乎兄諱鏞字昭聲世為明之勤人今為慶元府曾祖某朝議大夫累贈金紫光祿大夫

祖其微敵閣直學士朝議大夫累贈少師父其嘗權工部郎出知慶州終朝議大夫累贈光祿大夫母汪氏今為太寧郡太夫人先生而英琴少長沈安灑落從鄉先生游自力于學與業之則賦詩結字過其得意警拔清新元亦稱款登覽勝地好風佳月必倡率脩輦觴詠酣適未始虛度寓處室亦必隨宜增葺奉石泓水昌陽蘭蕙芬馥秀穎而燕居其中尚作墨戲 卜叢條雅有思致及見杼山劉公墓用其人羣州書干又凡於亂真又有餘才先公築室深大旁山取

材董工身任其勞疎財好义篤於親故恨力之
不足宗族託以吉凶事未嘗之唯甚劇者亦談
笑而力人以遠家期之事在戊寅光祿西深陽
以郊祀恩補將仕郎交年中銓選授右迪功郎
徽州績溪縣尉未赴今嗣秀王乃守丹丘抚監
大田酒庫勅於所取橫棍契查之擾而事集能
合一方之人惜其去皆即乞留未几以小疾不
祿使假之年甚自矢于世者何止此而已耶嫂
陳氏家番易祖宗道父克登政和八年進士科
正故奔運司幹官母太安人徐氏新城名族膳

部公偉遠之女也无子生三女嫂其季也光祿
知為載領事從姑之夫吏部孫公邦六新城人
與徐氏親厚以膳部之壻為屬遂締好焉素有
母訓歸而家人置之嫁十六年而兄亡嫂方盛
年幼穉疊、長女始及笄而吾家隨貧又非今
日比徐安人尚无恙欲嫁之自以初更多難之
爾寡居命也奈何矢死靡他一意俯育人已服
其守义自尔斥去公尋專靜勤細心計精密徐
積才矣五女七適三子納婦雖坎第成立而嫂
氏亦為之子襄半適繼心犹批婦道姑孀婦如

歛然終身晚既用典一炫不挂寒齋十伏涕弄
七十有五中子徽後七月而卒女長適博与求
次適奉直大夫知南劍州軍事朱軾次適廸功
郎紹且府新昌縣尉兼主簿孫逢吉次適儒林
郎添差建康軍節度推官趙師潁伍趙二壻友
趙氏女六俱亡矣孫七人曰棟年十三而夭曰
机曰楫曰枚曰楸曰枚曰格孫女七人皆在室
銘曰
嗚呼伯氏自五年何齊志壯年其用弗尽樂彼
賢配厥有高節柏舟自誓以訖同允俯仰嗟營

首尾四紀稱于宗相先于彤史徐隲之藏捨舊
從新我為詩之用啓後人

改規先生文集卷第一百十二終

玫瑰先生文集卷第...
七十有五...
次遠...
...

玫瑰先生文集卷第一百十三

四明樓

翰天坊

墓誌銘

戴伯度墓誌銘

紹興三十二年某月某日...
戴伯度字伯卓...
...

以二子故尋封至宣義郎賜五品服母封孺人而戴氏愈著伯卓擢乾道五年進士科終諸暨丞伯度至紹興之元姑以特恩補官鄉黨固已歎其晚暮方歷金華簿待以鐵治而一瘵已矣實嘉泰元年二月甲午也君之子燧以行狀踵門泣且拜曰既已忍死冷墻於鄉之萬魯將以十二日丁酉裏事敢求銘於先友余亦為之泣曰益望銘子之祖矣忍銘吾伯度耶讀其狀則哀和叔之文也和叔不輕許可又為伯度內弟知之尤課死一語溢美又念頃與昆仲定交晚

新伯度益厚君之歸余獨若是疾竟不及一見遂修銘所狀益以見聞而錄之以銘惟昆仲皆遊邦序朋儕飲社畏之伯度尤畏故賦後遠而不津要帖而不局體物匠意有前輩風君初調迪切即召吳府蕭山縣尉未上丁宣義憂服除始為主簿官雖卑惟既盡心夜漏未盡而起即坐曹簿書鉤校不遺纖微卓吏莫不著其勤憚其勞而心敬服焉事不流隨亦不苟異每以出位通名為戒歷事五六守或寬或嚴問列或未免少變君趣稔自若曰吾知盡吾職爾田賦

之入異時讓其事者有刻下奉正以溢數為能
輸者苦之累月而未畢漕以屬君更前之為權
而月告與貧弱下戶有積年未及輸者守俸皆
之君間寃得實言於郡曰民畏法敢有不尽吏
擅私隱敗尔郡計事死之奈何重困吾民守棟聽
雖命蠲減合七萬餘緡先是縣吏輕侮七類
故以惡名有赴愬者多沮挫不能自直而真為
姦者庇之君處心公平前吏无所聽沮者伸而
庇焉者屏迹邑人稱誦之守與黨友薦其詞甚
美既終更今丞相謝出一見深念之為為權點

江淮湖北鐵冶鑄錢司檢踏定踰年合屬疾以
承務郎致仕終于家享年六十有七娶汪氏二
子長即燧也次炳女適張伸游任珍方復茂輔
之皆里士孫男指埴一女君風規峻督志尚卓
犖配與碌者伍平居介然未嘗論辭令色新悅
予人非道義之契不與深語區別善惡若已
甚者而德性溫仁曾懷四達不設防矜色眷親
闡恪謹朝夕不敢少忤其意友愛諸弟於仲氏
尤篤拊存孤嫠族黨稱述初師事鄉先生高公
開而深為先生之兄侍郎公所器重自是為學

愈力有勝已者必從之研窮講切日進而未止
根本諸經博采百氏喜史漢書敘事奮筆效元
沛若泉湧英詞麗藻出天驚俗愈出而愈新先
工偶儻之文如觀寶藏全珠象犀爛然謚句喜
作七字詩多闕風教有整齊集十卷蓋庶几乎
詞人之秀一第易禰而困頓若是人為慨嘆君
處之煇然元頃獲惟悴之色曉得一官拙見施
設方為當路所知則又不幸而病愈後作竟
致大故嗚呼如彼其才發摠棄蘊是以顯子用
顧若是而止乎然君之持身傳後自有不可泯

後者官金華也俸入至微內尉厚善厚守曰主
簿尉官每爾而勤息有間勤者薄而怠者厚可
乎使均之固辭及許曰吾以懲勸官吏非為主
簿也然卒不受其羨利昭晰如此官事稍暇特
從名勝相與講貫有日新之益教詔二子朝夕
淳以无非切已日吾平生所守不欺二字而已
其子亦刻志自立親炙師友將大其門君之培
券根源顧不厚哉銘曰
昔吾鄉弓兵燬家弓先幾訪戴氏弓故庐
自然寧子經始歎古風弓猶在信不廼弓不侈

川流兮無窮喬木兮萬風忽不見兮伯度漢丹
青子德容嗟二雋子齊名抱器業子長終有不
試子一二泣遺臺子焉後幸素業子有傳庶不
悼子土中表斯銘子宿草尚過者子必恭

駱現國墓誌銘

易道不明反矣夫子之於易不可及已然讀之
至於韋備三絕是時十翼猶未作也近世通易
者莫如康節先生亦篤易一部貼屋壁間日誦
數十遍今之學者未論明易能讀者蓋寡嘗聞
房老有駱君觀國能凌晨暗誦全帙大寒暑如

一日至老不癡每嘆以為難及而未之識近者
叔父^舉賓興從子外^舉致郡博士楊君成已之竟
之有至士駱士宏與之有連求志其先人之墓
既而沐又介以見泣拜且請就閱行實^則觀國
也乃為序而系之銘駱氏統仕且為偏將軍封
新陽侯姓苑曰東陽人又曰會稽烏傷人至唐
有賓王以文章顯貫義為^烏實烏傷也五^季季之末
有友義延訓者相繼為台守自義烏徙寧海遂
為邑人君諱季友現國其字也曾大父益大父
全父恂世為著姓君於兄弟為季幼敏慧父寄

憂之多資書而題其卷末曰留遺子孫君少長
即感房力學未冠而父與長兄俱正母頃氏以
悲愛感疾氣厥如石鐵藥弗及君初屋一區寬
明溫清娛侍充闕家人化之未期年而頓愈至
九十以壽終鄉黨稱孝事仲兄在謹協力克家
嘗讀佛書有感晚略世故遺遙林壑者數年僕
若疑思專以達性為事聞儒士釋子有理學明
徹者不問遠近必往叩請後果通悟幡然而歸
曰吾乃合知天地萬物初无二教儒墨殊塗而
同歸來與體用其有者莫大乎吾聖人之事業

精又入神所以致用由是來為有用之學家政
益井、有條年近五十不復作出仕念讀書必
研究至極嘗自嘆曰若欲穷理尽性知時識勢
開物成務无出于易非冒机之士孰可与論是
哉其子至前問取卦又象辭以警之使之通替
而後已子雖鍾愛十歲即就外傳有名士必使
從之速亦不憚臨必使誦所聞士宏讀孟子至
引而不發躍如也君抗几三嘆又掩卷曰此
正孟子警拔人處既不持斧尚思其所躍如者
何以得此此不可以口耳章句求之語至教句

士宏聳然同名以躍而字以子奔後始改焉淳熙間高宗慶嘗封迪功郎致仕非其志也鰥居二十餘年不復再然独处一室植竹繞榻而讀書其中雍容閑雅作詩如其人暇則諷詠以自適日涉家園好吟歸去來辭其于声利落如也性耿介事有曲直必為之辨析里人憚之盛疾既革神閑氣交不異平時至親環立忽語之曰生必有死世間正如此尔初非異事命筆俾書回句頃之氣絕慶元五年十月七日也娶同里槐氏生一男士宏也二女長通進士王夏國

子監丞知信州及之堂弟公適揚考叔成己之從兄也孫男五又朝宗光宗儒宗可宗皆業儒開宗尚知以嘉泰元年九月十四日癸君于縣北大中山之原合孺人之墓余將屬稿會間風劉克叔項暈過余問以鄉評曰此真吾邑之善士也贊余銘曰君之於易日讀一通百編義見况終無窮學成不試得正而斃積慶之餘尚啓來裔

朝請大夫曹君墓誌銘

紹興李莊簡公光以直道大節屹然為中興元

臣聞曰明曹公粹中之資妻以長女翁塔間自
為知己學問大率以躬行實用為先真有冰玉
之譽君其仲子也天資穎悟記誦絕人長而力
學既有家傳而又紵流外門氣節自許詞章煥
發落筆于言仕雖不顯而見於政事有可紀者
足為一世名士余里人也客授東嘉君時至平
陽簿深歎其不可及空情目深三十年来君之
文蓋工政益明操守益固方相期為世用而遂
亡夫哀哉將葬君之子孝忠中行錄泣未銘君
諱盞字開明明之交海縣人曾祖填微贈宣教

即祖實贈奉教即曾祖妣袁氏祖妣閔氏姜氏
皆贈太孺人父朝散即建寧府通判君既升朝
彙贈中奉大夫妣太宜人乾道三年君以中奉
致仕思補將仕郎明年銓試上第授迪功郎為
平陽主簿改調江陵令遭內艱厚饗九年循後
政即監行在瞻軍激賞酒庫干五年乃舉者改
宣教節知秀州嘉興縣既書再老引親嫌改之
福州長溪縣慶元改元通判楚州六年授福建
轉達司主管文字積安至朝清大夫嘉泰二年
九月朔以疾終于官舍享年六十有八娶陸氏

封宜人子二人長孝忠也將仕即改孝先常被
遺澤一女尚幼十月還鄉之年三月癸酉晏君
于奉化縣舍孝卿董陳先堂之側宜人耐烏君
兄弟競爽而君尤俊迈不羣十二能作孝子業
未冠已博綜經史百家之言天文地理與夫天
下形勢兵家之學靡不通貫詩章文賦命題立
就動輒驚人少嘗留題寧都金精山有曰手攀
白日浴滄海氣使列嶽如羣見中奉見之為失
色思或以力除此等氣文見其冒尤詩文以為
當究經術務為實孝君自楚日則幹盪夜則請

書昏定率飲三盃即止小盃著書燈止至四
鼓酒溫始一引而寢奉親至于敬愛不忍頃刻
違隙下貧不足養恐貽親憂至躬肩米之勞中
奉被疾衣不解帶藥必先嘗既華許誦金剛經
萬卷誦之終身至于倍獲自少攻苦食淡思貧
自克奉身至薄至用于義則不吝尤篤于友愛
伯氏多女為嫁其二餘又厚耶之介弟寓江陵
遠官相值情好尤篤見其子與能書不翅自得
之喜幼弟早亡撫其孤為次子即孝先也其在
平陽能聲色著上司委以事几無虛日訟者亦

多自請求决士民歸心去而挽甯殆不容公侍
即魯公逮自温除漕深知其才而存之大卿幸
公矣疾疴江陵治盜素有監牛者配江州吏錄
其竟欲沈之江君慨然稟白公牧客欲嘗率
俾如今寸金陸去城二里實捍大江衝交之患
歲役人夫數千具文而徒勞君調夫均平躬自
智謀增早培厚以為水利又以農隙脩築松江
官隄使前日巨浸衝决之地復為膏腴流移歸
業耕種音聞談司公奉具載實疏尚軒張公抗
尤知君引置筮莫其奉詞有云直論散言不肯

說隨有足羨者權酌餘杭京尹尚書張公均諱
公彥皆更存之遂以更選公餘任力筆之頃談
笑揮翰无雅色嘉其劍邑且當孔道牒折山積
君以五鼓秉烛治事透明而畢人歎其敏既至
長溪兵公帥閩以幣監米委君謂賤為出產之
地開國以來未嘗與民事利持不可師恕者碎
曹比至師已釋然不使就取相与鴈詠弥自今
戎車閑即以家居其在山阳尤為近第師清德
餉合詞乞不次擢用嘗論五事一乞令其州守
臣仍旧節制出城軍馬二乞門者所以為山阳

儲餉之俗三乞申羨淮楚回乞止用官會不必
耳帥兩淮斂錢文子五乞開淮東荒田以定邊
儲習邊事者皆以為當思欲一登玉陛方寸之
地以壯骨髓而所向不偶性素剛銳部偶有滯
暮見汝板之以屏舍閭中歲旱白使長此不可
謂細故鎔黃禱祈亦置勿諍辨折滯訟疏決岸
獄加以振貸度可感格貳卿魯公矣惡從其說
隨獲甘澍君位不祿德甚見于政事者止其中
奉詩易皆有傳先以詩傳俾公為序而刊之遺
彙自申至辛凡八帙尚可傳遠也君之屬文兼

備中体 高宗七十之慶一時文賦表頌獻于
朝下者無慮千數君進賦篇無媿左作尋有旨
付後省省詳取文理優長者十人以聞餘事王
公希呂中書舍人鄴公丙李公木以君為第六
規者無不嘆服其工開府吳公据倅京邑監漕
臺試夢神人以黃牒書君之名者不能遽識明
以謔國事俱異之君時自平陶來試吳得君名
而喜已而果在選中比為浙漕君引夢事為詩
以見之吳公加礼焉君抱負不凡動以古人自
期標致甚高不合于俗每謂与其取矣以求合

孰若行吾之志官雖不顯而氣不少懼所至故
遠不暇商計嘗嘆曰識真者少從右以然知我
者希則豈肯矣君御家度整居鄉尚和父老董
譜相為私改非意相干自能理遠晚卜築奉川
一區雅潔聚書萬卷多手自離枝每言夜以一
燈使婦奉姑別以一燈現書積字老不衰客至
則討論左合鵠詠奕棊意殊不倦客去則凝坐
一室多採釋氏高勝之言可以警悟者出之坐
在自號牧庵居士不喜雜交以傍人門為恥既
髡兀傲自適其道既不能少眩以求進使得壽

考為鄉里老成夫豈不可中更游官處此室序
僅十稔而夫婦俱以喪歸可哀也已宜人世居
台之寧汝曾祖熙祖慶又之孔起於富室而混
茶勤儉无媚姑之私事姑相夫婦道惟謹君有
幼妹寡居君欲奪而嫁之妹自以姑嫂相處无
間不願再違間庚二十年此尤可私者君之成
家出處无玷姑內助為多年才五十有二先君
一年卒七月二十有一日也考忠痛怙悼之繼
亡併求著其母之賢亦君平時之所私者孝職
書之以慰孝子之思云銘曰

矯、罔明天与今娒李有自來而文益奇駢回
儂、為論工詩奏賦明光大放厥辭見于有政
精敏光輝才高位下知我者希宵中耿、嘆不得
施吾徒掌制愧于先之仇儂同元行道具悲我
銘其厥愆尔孝思

奉教方君墓誌銘

余為兒時先光祿知烏戌己知秀州史君方公
之名既冠公守四明才三閏月而去民歌之至
今乾道七年由永嘉郡文季為秀之考官公方
奉祠居城中訖事始得一拜床下侍德容聽教

言從同事者各洞其鄉里官所之詳故家意象
寬弘歎仰前輩風度以為不可及公既云已始
識其子茂吾納交雖淺而意甚親後二司府茂
吾之子叔恭為打套局喜其有父祖之遺風遂
屬之幸遂識方氏三世嘉泰元年閏茂吾以九
月八月終于家二年叔恭等既以二月甲申葬
君于臨安縣靈鳳鄉歸長山之原祖稱堂以以
書來求銘新浙西參政官王明請仲言實余所
敬娶君之女弟既狀其行又助之請仲言有史
李書詳俗乃據其實而系之銘君諱道茂吾其

字也方氏自周之方叔以來遠有世譜後居度
之鸛鷄原晚唐元英先生以詩鳴七世而指以
進士起家仕至駕部自外郎生蒙朝散郎尚書
屯田員外郎贈銀青光祿大夫君之曾祖也妣
陳氏贈永嘉郡夫人祖无修朝請郎大名府生
管机宜文字贈特進妣王氏贈余杭郡夫人父
滋敷文閣奉士通叅大夫累贈少師妣李氏贈
越国夫人少師未四十而專城擁麾几徧東南
所至有惠愛晚登從班隱然為一代名臣及見
正始源流深遠所交皆曾世名士仕二唐八斗

自趙忠簡公鼎張忠獻公後洪忠宣公皓李莊
簡公光諸巨公皆為秦氏所摺斥流散湖廣或
在海外秦方且羅織之獄急進者睥睨过客以
為奇貨少師獨一一以時存省饋遺濟其乏絕
不孝歿于煙瘴者又為津致北歸亭現者先之
曹布之師竟尔不能害此其最為世所稱君忠
厚孝謹目濡耳染之文故濟物之心切固得師
承待訥精誦張公九成又從御史樊公光遠三
山宏丞相公之奇游講究精微速識宏度是以
似之局于名位雖不洋展布而平生出处有可

書者紹興十九年以初恩補將仕郎尋兩請恩
例循右從事郎二十一年差充德領淮東軍馬
錢糧所幹辦公事改辟福建路安撫司主管書
寫札宣文字少師罷回明寓姚江不忍去側自
空潭刊岳廟凡兩任 孝完登極循右文林郎
乾道初元少師出疆以親屬恩循右承直郎差
充兩浙西路提点刑獄司幹辦公事七年入幕
各漕內限九年丁少師憂淳熙三年監兩浙運
司造船塢八年改通直郎知湖州亦康賤明年
明堂大禮賜緋衣銀篋十二年差通判平江府

十七年 光完覃恩授朝散郎紹熙二年刻官
五年差知杭州 主上覃恩授朝散大夫請祠
主管建寧府武夷山冲祐現三年差知黃州復
請去夷之祠久之差淮南安撫司參議官而遂
已矣享年六十有九積階至朝請大夫娶常氏
御史中丞同之女君之姑秦國太夫人所出封
宜人相敬如賓動合法度閨閭視以為則平男
三人長叔恭也朝奉郎新通判臨安軍府事期
叔寬宣教郎淮南東路提舉常平司幹辦公事
皆賜緋魚袋次叔敏繼季弟後承事郎新監鎮

江府大軍倉女四人長從釋氏以通進士張淳
厚以通計說季高幼孩男之人熙將仕即點將
以遺恩補官然熊照然女五人長未行以通承
奉即知常州青陵照承張倫於以許嫁四明史
之卿以許嫁進士李景藩餘尚一初君在憲幕
王丞相淮為使長雅知君美君亦疲心恟替多
所平反德清縣鞠如柔者數十人請論如律君
究其案乃陽邑御民因售薪致競為怨家誣訴
四造俱覈案中皆牽連者又娶有倡家子親富
室之產既已伏辜而聚訟不已君悉白使者平

其獄魯公大喜欲以論薦而君憂去矣船場在
葦亭造船本錢旧屬五郡期今玩弛坐額侵虧
君克勤細務額既登足異時闕虞貨物者俱備
之陳司於青危鎮勅許減移屯塞屋三百餘間久
之未定君承檄定基既便于事請以所往商
販木植為用克日兩辦仍為痛除童從之築武
康塞此行都易致越訴君律身既戾計決公平
不科罰一錢寬猛得宜訟止哀少駭出錢備輸
以濟稅課郡利其羨使別儲以候命縣无所從
出商人患苦倍征旁出山蹉公私交病君請於

郡復旧規，雖宿逋申法，其賦則例以招之，曾不踰時，來者輻輳，并邑亦為之改現。米運空置，儲倉退卻，至數百斛，典史鬻妻子，不足以俗。君為於他州賤糶，取贏以補其數，又以餘督代下五。幸畸稅又^義役良法也，行之或反，以致害君，更立規式，功論誠為民咸信云。追科不事，鞭朴間出，郊野食用，百涓皆以自隨，无餓粟之擾。於是爭先就役，他縣至取以為法。後有欲更張者，老祥叩閭，凡二千人，竟仍其旧。憲父而有恆，民曰：「言水且大，至人皆悚，得謨避，亟補至度，禁其出械。」

驚以俟期，既不驗，杖而逐之。有訴夫又出不還，知其必死，而迹不明者，君為設方畧，得姓諱者一問，即承境內盜賊帖息，兩賜教，禱多驗。游^海值豐步，工下熙然，寓客在公，神諫，訖古之從兄也。請康失母，長齋泣血，以求之，虜歸我河南，後步走北方，奉之以歸，孝行上聞，擢勅令所，剛定官。改秩，主管官告院，母終，序墓事之如生，母亡，相忌反矣。君訪其家，列其高節於朝，增恩備至，遂賜金紫，闔者欽嘆，風化之美，提刑刘公類行，郡請太守曰：「自蘇至，此惟式，康无一詞至前，蓋君。」

專務行所奉視回境如一家不表暴以取赫
名而民受實惠便生有梧桐瑞香一日甘露降
其上晶奕潤浪授日不晞邑人聚觀士夫形于
歌詠者數十人其去也遮道挽留越境追送者
不以數計此豈可力致耶吳門最号副郡君閏
水閑暇二鄉沈公榕園里之旧相得甚歡外臺
名屬公以事无不得其平兩揖即事尤為得休
任滿文滯送旅今丞相謝公深有大旨政趙公
彥適但在起部亟秋公始有既州之命黃州陞
辭乞銓捧巡強以備不虞又論施茶鹽之禁福

妾引仇怨與多藏之家乞不許淹延枝蔓敷奏
詳敏上甚悅皆見於施行逾年令言路申七
十之制君官簿適及即為納保計再就祠祿又
授設幕皆非其志也真門苦旱嘗躬禱于橫山
危母祠有隨車之應都誠足媿之後又情未定
秀亦連歲大旱公憂恟尤甚若在甚青者率里
人禱於道宮極其精誠至回晝夜雨為綿然既
病枕以裕民之要聞于廟堂丞相擊咤敢謝少
師在審馬羅致洪府宣公長子適為屬丞相文
惠公也仍命君定爰共處郡齋之惠八相然後

引之退然惟隨望守轍而已入仕甚早重去親
側居官之日可數若割股以救越國之疾批親
之喪玩暴几致滅性皆人所難誦列子如流達
其旨身尤善讀通鑑策其治亂原委往、懸合
嘗論太湖高放運河當疏雲川識濬之要有廢
无就出後湖中得其說為之果有功焉少師楊
歷最人非今甲嘗給有患不取閑居又戒无民
爭利君守道訓惟謹步歎或食不足未始以語
人也取友必端志趣相投一見如平生欲苟非
其人雖讀附帶其耳甫弱冠夜聞有溺于江者

竭力拯之後叔希文以窮來歸少師解衣推食
居又為舉其喪至婚嫁事隆具二年虜犯淮少
師守鎮江警檄交馳日視烽火安危之報多
至夜聞軍士有失者者法當誅君嘿念之尋訪
而還其人少師喜為似我也明年出荒之後飢
餓盈路嬰孩悲啼不忍聞君取道旁數十人育
之皆遂合活既長男女各有所歸或詢訪其家
而還之好周人之急微昏亦隨力而應之施藥
餌以濟貧疾成時酒矣以遺隣里先有小圃相
率其中容至稱家有无歡宴終日不倦蘇氏女

兄既寡奉之尽礼晚年姊弟合处夫妇垂白子
孩中多替级满前雍睦之风卿国私焉又以平
日見聞為竟齋見聞錄病中呼子弟戒以孝弟
保家終制從約書四句得以見志幼學有傳于
佛書長從大慧宗果性且死誦果回所遺法
語而逝是皆可銘。曰
惟方叔之在周兮以壯抚而為勇子孫蟬聯兮
見不冠之光寵元英出晚唐兮擅詩名而最重
六傳七傳兮為名臣子我宋仰少師之深仁厚
义兮有武德之遺種禱祠求子兮感精神于吉

夢君之初度兮信釋氏之抱送字量足以兮惟
慈顏之是奉孝弟報於心兮利欲不為之動推
是心以往兮仁將不可勝用泔泔老蒼兮卒无
不統策千古之治忽兮寤冲虛而成誦小試雖
不勝得兮看聲望之已聳片言可以折獄兮凡
空庚而无語蹇挽伯岳和闈兮向不約而有中
致甘露之下墜兮看碧梧而流渾怀憂世之心
兮不敢諫而以諷吐其一二以自見兮吉必有
中悲長者之云亡兮非夫人之誰慟宰相於於
九京兮依上世之丘隴詩以颺之兮伯何取於

折衷尚後之人傳業方廣家風之接踵

知鍾離縣姜君墓誌銘

嘉泰元年春姜君子謙赴鍾離既錢之又為考
濠梁故迹為大篇以贈 別所以期之者甚遠也
明年又初其兄於轄 予陽來見涕泣而言曰鍾
離弟恃止矣以書來相報西往赴之袖出其書
言甚悲而不亂謂得疾之不可為而復甦殆不
可免歸弱子勿非兄來不可其末猶曰見攻媿
尚書為致永訣之意其為之失声尚泣然猶冀
其无恙也未几而計至此間聞扶喪以歸往哭

之哀見其遺書一卷甚稱又曰求攻媿數語以

表吾墓其友袁木叔撫又得書云欲息攻媿求

銘而孤介能自植立不肯頽墮惟子深知我望

与萃揮之嗚呼子謙死生之際不乱如此而何

拳於我之銘悼姜木叔為述其平昔大槩文

核而事實予阳又以見屬余不得而辭也君諱

柄子謙其字也家世汴京曾祖侁故右侍禁閣

門祇候贈武德郎祖寬故成忠郎閤門祇候贈

吉州刺史以靖康避地始從節今為慶元府人

父浩坡武頭大夫累贈和州防禦使君既陞朝

改贈宣奉大夫母朱氏 仁懷皇后姪也封宜
人異贈碩人君初以世賞補承勅郎監潭州南
嶽廟秩滿充樞密院準備差使淳熙十二年轉
保文郎監行在豐儲倉丁宣奉公憂服除辟蓋
監翠州南溪酒庫十六年覃恩轉成忠郎紹熙
四年轉忠翊郎是年登進士科改授承務郎知
臨安府於潛縣丞五年覃恩轉授承事郎慶元
三年轉宣教郎知濠州鍾離縣五年轉奉議郎
以疾卒於縣治十月四日也享年四十有九娶
魏氏丞相文節公母弟知寧國府涇縣哲之女

封孺人男一媿女二長許嫁迪切郎新黃州黃
岡縣尉自馬遂三年九月乙酉葬君子賤之曹
樂卿東山唐家峪之原從昭命也初姜氏之富
甲于京師而善足名儒以立家塾宣奉記覽多
聞教子弟老力兵火流離皆財蕩盡鍊積寸麥
以立門戶雖事力不及上世之一二而儒風復
昌矣宣奉之弟評濤始登科於紹興十二年終
諸王宮大小學教授君与四兄皆朱出樞回取
漕存械象 孝宗召对特除閣祇僕雅抱疾不
任其子有場屋聲相即子阳也其君閭升礼部

君飛幼一再垂翅南宮必欲以科第發身感慨
奮發晝夜力學不知飢渴寒暑各盡時庸洛誦
不輟謂事不成則要而自見先人于地下卒遂
其志又與子阳之子光同登後六年光之弟燧
復踵世科自尔兄弟之子存漕臺登曾監入太
學者相繼實自君具之在密院時已名存書不
能官卑而辭勞題即有禁卒犯踏級而主帥不
以實聞君上書樞使周益公謂軍政不修緩急
何以使人語苦切益公大奇之宣奉之喪或言
可免解官者君曰吾志為此於倚序三年笑不

絕聲不茹葷亦不入于家寺丞呂子約時仕子
明見其居處容見愀然動色遂相與詩論喪禮
洗末俗之陋後數年貽書明曰君執喪有
禮足勉世俗士友所共欽也君嘗責警敏初正
銳意舉業年二十七翻然自以昨非為悔有
志于古人為己之學折節虛心親近師友里社
先達及四方賢士大夫過之必歛衽求益及喪
時請其在蘭路與雙女諸妾尤矜陶樂阮文憲
念矯薄見于踐履臨事規典刑中其進殆未
已也於潛爨邑士風反不振君之邑序為選士

之秀者補弟子員每日升堂講書授藝皆有尺
度口授指畫其士自親期年而向學者彬然
御舉占名者三而登第者二月无慮者名在第五
邑人榮之相語曰替府作成之倡也昌化為
隣旧許民釀酒而輸賦於官有欲推酌者中
許于府尹以屬君或謂出於朝旨且欲以課郡
計君曰此實民使安可漁奪乎免之老稚欢呼
爭於家之狗君力主其說尹益重之撤入會蕃
替助為多君本以鍾離事簡而往而訟牒紛委
不誠內地君疾心新折目力不足夜以繼之

和蘇剛勇于為又人不能奪有獄吏罪惡貫盈
而持吏短長不能去有盜牛馬者就選已得其
情而輒翻異君曰必吏教之也一鞫而服白於
勅寬之遠近无不快之或言在君左右皆官其
党恐有為之報者君不為勅吏民箠服声聞嶺
然外臺多次滯訟相委隨而討決總領韓公要
仰以文章政事詳荐於朝即太守尤加敬異庶
用之文又以屬君体素弱抚字已勞而種學積
文略不少懈暇事畢奉向君病矣君生長膏粱
而平度高勝簡澹清苦无声色之奉又不喜飲

酒藏書數千卷凝塵滿室蕭然如物外人即所
居超運堂他西巖右創亭名曰礪鳴時從雅士
徜徉其中坐无雜看尤工小楷作詩清婉有思
致文節公於詩少許可閒居惟雪認張氏子為
山中客碧谿泉石勝絕君每至甥館遇遊嘗必
奉坐論詩善與人交同寮相與如至親疾既侵
至相率寢食於眩齋臣殫力前教日即命妻
子治後事已而屏人危坐既為子陽書又書以
与親故人又教訣別之意作偈以寄禪衲之厚
善者大書數紙以戒其子區處細故徹忠明白

意象正大思深而見遠皆平時薰染講切見於
躬行者如此可以信君之所存而推見其所未
為者其亡也豈人為之聚歎喪歸鄉曲无不為
之痛惜者哀於銘曰
嗚呼子謙是好名和躬行自立疾沒世而无稱
和以其學力致其身起其家施于政事未而見
于死生之際足以不朽矣而何持於余之銘和
余方疇乎人无用於世吾何足為九京之重輕
和願言犹在耳道墨未乾余不得而默然悼痛
之深將何時而卒耶

之朝能向朝西

而餘奇效出耳遊墨未

收魏先生文集卷第一

千其生之為是以不計

所以其勢已極其自遂

即教子歸是也

三

卷

第

一

百

十

三

四

明

樓

自

鑰

大

防

本

姓

收魏先生文集卷第一

百十四

四明樓自鑰大防本姓

林府君墓誌銘

四明有善士林君諱碩字

與祖開禧二年十一月

月七月卒年七十有四

力學而不見於用言教

亦无以表暴於外

躬行于家里閭教之其亡也

第者盡哀明年三月丙申

葬于勤畹通志即全

谷埋之亦隄楊敬仲簡既

識其壙表和叔變又

狀其行樓其納交既及君

之子若孫請銘曰

惟林之先著籍于青五季避地遂居四明曾祖
曰簡隱德自高祖時漫仕韶司戶曹財雄一鄉
積豐施厚植德名堂用昌厥後父嵩儒科晚仕
不顯節度推官一止清遠母也馮氏美如軒親
君少挺持萬于自信講孝至勤求女至切曾疑
請益甚於飢渴網羅百家博覽疆記或問所在
開卷指示儉不苟費爾昏買書手不停披万卷
有餘尋得自青謂嘗使我使人誦之竦听无惰
君之讀書根本經孝父而愈明自詳趨約恭敬
誠慈儉拈其自劇暑甚病飲必冠巾心若无倦

形休自揖至孝之要正在兢業人灵於物知及
為異吾有知非道斯可致批喪辰礼水漿不入
祭祀必齋歲規及一揀人之失退无後言謨大
必忠处急必先清心室怒不作无益閑过則喜
改无堆色娶不恤歸惟暗是憂妻否用捨如身
戚休萬切万世予独何人究現至必專在為民
敬奉造休不敢不堪涕唾不輕爪髮藏去克勤
小物動有獎則端勤小楷見之心昼誦言行錄
自深愧作詠康節詩如在伊洛躬行于家是亦
為政物、二子履恭事敬伯曰惟惠友曰惟孝

字之以全又方之教叔既登科伯止舍選人謂
君家度由積善伯也忽馬人送于夫宗一係進
才閔三年夫人曰任克相夫子叔官從政司徒
之理孫主邑簿宣之旌德改傳首任不渝淳則
塢曰固焯僅試一尉改曰揚所孩女恃二祖墓
豐休遠七十里願依九京今從其志居病有矣
呼友批別神氣泰定怡然不屏收視云父已无
昼夜今志生死此有恒化君則无憾士友盡傷
尚其不止視此銘章

戴後仙墓誌銘

乾道七年余客授東嘉蓋士夫之洞也龍子李
者多佳士而戴君俊仲為錄以文行為鄉先生
著春秋經解數方言能為詞章詩清婉有思致
性質粹溫不滓而親疎久履庫校与之故事詳
審而寡失故尤与之密君是時已嘗屬于鄉五
上礼部至淳熙八年始以時奏名試補賀州之
李尋授地功即娶州金華縣尉光先度壽息
循終取郎余去官十五年而復做守真欲下榻
以礼孺子避堂以舍蓋公而君已得未疾監潭
州南嶽廟不可出矣後有室通人遠之嘆十六

年既以先宗覃恩循後事即余以八月去郡
開君以十有一月甲申終于家享年六十有八
娶陶山張氏相敬待如賓家无間言後君拾五
年卒實加奉三年七月十二日也年八十男二
人誠之為即宜齊洪為太奉生女六人長適張
源次適諸葛說次適包遜次適迪功即庐州州
季教授張泳定為尼名法孝性處州回向院幼
適王廷碩孫男三人補杖復孫女五人君之喪
以紹熙元年三月辛酉殯于德政御湖池之原
夫人以開禧元年仲冬合葬焉君方領袖諸生

時成之已能屢試工游淇雖初亦秀爽可喜與
余諸子同研席雖嗟君之滯留庶二子之奮發
今誠之亦困於瑒屋其在上庠尚可望也公之
初喪二子床求銘久而固仍未就夫人既祔人
以請奉按聞多病又復許反杜工部既葬四十
年其孫過江俸謁銘於无微之一日而感余既
許君之銘三十年內不就有愧多矣君性孝友
幼失怙特語一及則痛自憫悼至飲泣不已弟
一飛夫婦蚤沒力曾治葬抚愛其子女如己出
開門授後席下多名士郡延之學後進皆知所

於式至今猶惟網際所自而卒不偶茲非命歟
徑解三十卷文集另橫瀉韻彙五十卷藏于家
後人尚猶因此以見君之大槩之後仲諱厚又
字長文世為鄉之著姓曾大父夫涑大父臨父
端夫俱隱德不耀後其有且乎從先之子溪閩
之俱擢儒科溪有盛名今為兵部侍郎太子右
庶子左君諸生中尤傑然者也銘曰
嗟、後仲鄉之勝流李博又優於佩從許吹壤
半生不忤不求命也奈何有所然尤我銘雖後
尚銘諸迷後有知者其惟春秋

通判姚君墓誌銘

四明自國初以來編掛二年至乾道末登進士
科者凡二百人矣淳熙五年姚君穎始水滸一
人及第寔為吾鄉之光又其才業足以稱震然
之選意必遠到而竟以不顯可哀也已君字洪
卿世家吳興後徙于明一今為慶元府曾大父
阜迪功郎容州司戶輕財好施稱心慶堂於城
南延師以教完強之子弟于是姚氏後又有曰
大任曰持曰字者相踵擢第遂為聞望乎即若
之大父也尤号博洽三其計偕入太學宦情素

傳再調和州錄事參軍遂致其事終左奉議郎
又奉金封朝奉大夫致仕賜紫金魚袋母宜人
楊氏居在警記疑然已有成人風五歲讀書過
自不忘十歲能屬文試御技台前列郡博士該
之別命題使試於前度手成章時號神童師事
右同知先生錐鍊年能自刻苦洛誦多至徹旦
凡忘寒暑飢渴經史百氏傳說注疏下至釋官
小說多所貫穿大書論語置几案間又取二程
江蔡龜山之書仁義禮樂道德性命之說決釋
是非類聚成帙以便講習文体簡度自出机抒

有以爲後時者曰是百命馬田濬嘉試南宮參
知政事范文穆公成天以宗伯知貢舉得公文
奇之及齊策集英推明中庸大孝之旨凡數千
言未誦敵國事宜尤俗存宗皇帝以其議論
正大剴切親擢首選而戒勿版行蓋不欲傳于
外也聞喜宴御書旅契局以賜授承事郎簽書
寧國軍節度判官所公事時蚤自外置右補
免上嘉歎而許之皇子懿忠寔王鎮吾邦欲
修其威命以聯此教吹近君而扁舟已歸却居
矣祖妣史氏蓋太師文惠王之姑時又惠再相

侍立上前一問脈傳再拜謝恩丞相王魯公方
知樞密院問與公何物之惠道所以且感稱其
賢魯公鍾愛一女託文惠以締婚焉魯公後曰
對及之 孝宗曰策中用趙廷隆為事甚佳乃
知蕭春之深也七年之官尤罔刻公伯熊為中
相得歎甚繼之者治尚夷君能濟之以寬乘間
語之曰催科之急即有十之一則邑十之語更
曹以為利懼民之不堪也守感其言安之審威
安隨大旱摧酷之課不登速治苛政君復其期
而融其无所從出者人心坎然甘澍隨應邦人

尤德之八年被召有旨引見以未經審察辭不
敢當次日遂對便殿君首以數被異恩叙謝繼
論治体切于時者凡十有八條進請未終坐音
琅然之道理當如是入論又倉寺利病及守令
久任 上皆嘉納除秘書省校書郎供職之日
胥吏例以雌黃塗數字請書其上以應故事君
不欲循襲非手校真有謬舛不下筆也時言路
多選于館中頗有錯遺君不啓書如以紙封而
還之魯公嘗同引无嫌外周益公欲處以一郡
君力辭添差通判平江府又辭釐務不果館閣

皆一時名勝惜君之知相與餞飲道山用風阮
半刺史濟絕校書郎分韻賦詩以送之仲冬奉
二親以行會郊祀以曾任館職恩封及親喪門
一都會地大高移闕決无壅吳江氏交訟又不
使部使者以屬君邑以其人素不可追君曰讓
官置吏非以治會弱正以利豪溷不劣竟竟典
卒究其款一郡竦服君自念蚤以大魁丞浦潘
歛藏固親若无所能為者聞有所為亦不欲人
之指目為能也不要名不混俗无所附阿名齋
曰迂嗚呼可謂深藏若虛者矣十年禱旱常悻

感疾以終年才三十有四官止宣教郎屬纊之
際語不及他惟以君恩未報親養不終為恨實
十有一月十三日也二子元特四歲元哲二歲
一女在二子之間君未第時欲卜築於鄰之陽
堂鄉延壽山至是遂以其年十二月壬申歸葬
妻以丞相恩封孺人於時年二十有三泣告父
母誓不背姚氏却鉛華不御賦栢舟之詩抚教
其子女大夫公夫婦至今壽且康豈時供婦礼
无敢慢嗚呼美哉魯公家訓清肅孺人處昆弟
无間言後諸昆弟遵崇國夫人之命以遺奏恩

予元時未幾朝家用故事命元哲以官今俱為
迪功郎調饒州安仁福州連江縣主簿皆齊亡
外家女適承奉郎新監臨安府糧料院王煥又
魯公之孫新吉州通判撒之子也孩男女今各
二人君性孝謹少居大父母之喪已能悲慕尽
祀大夫素履重先意承志未嘗少忤遇有愠色
至閉戶自槅屏息不敢喘母病疽衣不解帶藥
非親嘗不進祈以身代友愛弟妹惟力之尽平
日勤以古人自期大調之作尤為精敏他之改
級不能琴舒者不筆輒過之掩抑戾護不欲街

擢而自不可揜真如其為人也袁為家集十卷
方在甥館時諄諄言宰相之戒惟進退不尚
等正文正任位貪王豈能志去不以為憂也惟
多司諸習奸不為小人所賜耳目容疏矣才三
十餘文雖不及尺用然多為知名士君之志皇
小於休齊神清人以為似文惠向與魯公員有
冰玉之譽出門輒折其識不識所共嗟也開禧
三年君之二子踵門泣曰先君之墓時兄弟祥
幼未及銘墓念不可以无傳又以通判贛州表
君復所作行狀落請予尤哀其意為之銘、曰

人之生于惟恐不致、而好孝乃善之尺既放
而孝之或恃才浮躁紛露為身之灾猗歎洪卿
實其才美蚤冠儒科一日千里抗志遠古力行
在躬文惠是似隋如魯公天胡不仁蘭摧玉折
二親俱存共善守節有子競喪志於家傳不在
其身天其全旃

王夫人墓誌

大名王氏至善公魏公益顯占籍京師号三槐
家魏公之兄諱懿仕秘書丞贈兵部侍郎曾孫
乃夫人之曾祖震吏部尚書魏國閣直學士贈

少師妣潘氏越國夫人祖仰高書金部員外郎
贈大中大夫妣閣氏碩人唐氏淑大父從知信
州贈正議大夫母金氏陳氏俱贈碩人天中建
炎避地來明後遷葬于鄆正議定居挑陳鄉夫
人生於紹興八年十一月十九日歸于高氏之
簡公人世孫欽實憲甫皇后王世侄名公授
字伯劬太府卿兼執兵部侍郎士儔之子也終
終職即徽州司法參軍夫人金出也幼失所恃
唐淑人鞠育以至成長淑人為質肅公之孫有
家法夫人習熟聞範動以為楷金疾革稱以禮

母為言建事侍郎之母游碩人者一紀曲尽誠
敬寢疾歷歲奉養无怠容侍郎季女適仇氏室
學念之孩田尉霸之令昌夫婦俱喪一子仲猷
之伯劬與夫人既經仇其家夫人之以幼妹歸
之以報仇氏之門侍郎之喪有女才七岁夫人
好愛教以婦德擇弟文清公之孩樵以歸之伯
劬友愛養至介弟登仕郎公擢奎世无嗣其婦
高氏娶居二女俱幼夫人承夫之志命仲孩喪
年為之繼以其長女歸高氏兄子鏡賴其經理
之助次歸薛且邦人名家子也伯劬晚有女甚

愛之夫人為於手足故以歸仲躬祖之次子際
酒稷樂清今而不祿皆送加厚過於已出伯劬
先娶姑蒼葉氏僅閱岁而止寄葬山寺夫人為
繼室略无滯忌止家修祀如奉其先伯劬將葬
謂二子曰葉无子倘又別葬若不奉以同穴則
後日必復致祭禮遂合社焉此尤人所難能也
伯劬諸書手不釋卷或忘寢食夫人時其寒煖
不以俗務累其心及其也治葬送抚諸孤益
謹家政采鹽靡吝井、有條平居凝重語笑不
輕奔闔門几百口丙外肅然岁时姻族会聚始

假借顏色班諸院子弟亦知敬憚苟有過惟恐
夫人聞之性明淑曉文又彥通在卜云洗又善
相養少病痊年七十忽得疾遂不可為矣開禧
二年十月戊午也二子之節之翰二女長適甥
王蒼舒次即娶也孫男四人大成大年大六太
應女二人長許嫁蒼舒之子時仕郎簡以尚幼
將以五月中申補千及為御遂奉之原司法之
墓始余妻祖尚書公信上世由大名使充丘自
晉公公派故南渡以宋與三槐通譜二王氏向
氏皆居明越間夫人之弟何山使君淹又與余

締婚焉於是使君哭女兄甚哀以書來曰自陞
第云亡與吾姊相倚為命幼而至老氣同聲應
專以僅行孝業不辱門戶相勉固敢忘忽今舍
我而逝人皆謂其令終吾今獨存何以善古後
究乎痛我者姊夙佩慈訓善學力行過事處決
有大丈夫所不及其實敬畏之其君姻連必亦
稔聞為我志之以塞吾悲以慰諸甥之孝思可
乎余姑之夫太府卿王公正已與信州為莫逆
之友无私白刃夙度亡徑記問之博一日見伯
即伯即薄廨舍而不值養人相見於碧梧軒維

談家務世故及伯初所賦灑、移畧鄉退而語
其曰吾與信州通家如兄弟而又同姓知其女
之慧心不知其通曉如許雖嫻於辭令者所不
逮也蒼舒及簡又尚書之孫魯余以故屢獲升
堂辱延過益信卿公之言敢併叙之云

承設即孫君墓誌銘

淳熙五年余督倅天台已而會稽孫君應時季
初尉黃巖見其學行吏事詞采翰墨動輒過人
與之定交問其家世始知其父雪齋先生之矣
甚悉方與曰方士友期季和以遠到開禧二年

二月二十三日將赴郡武武車忽一疾不起遂
以朝奉郎致仕識與不識莫不痛之三年十月
二十九日其母太孺人張氏繼卒于家季根之
兄應符遺其子祖祐來見余曰祖父美齋之亡
季父嘗待故國子錄沈君煥所狀行實乞銘於
晦菴朱公公許以銘曰古所謂志士仁人令復
見之恨不及展庵公之疆銘文見庸其何敢辭
既而公亡迄不果銘今不幸祖妣繼季父以逝
稍嘗今孰能繼晦菴者敢泣以請余以衰病掛
衣冠而迫於上旨牧置比扉震懼旧辭不獲命

念季和之友誼又不可以同陌為解據其所示
事實見雪齋七十步時做程公大中自誌其墓
有云雪齋野史孫人字不明越之餘姚人也放
借寒微雖授諸系祖聞五代祖自睦州徙居此
力田自業余曾祖諱亮生二子予祖為長諱政
孝慈馴善鄉黨秋之生四子長從釋氏為昇師
次為十伯父次為十三伯父次先考十一府君
諱子全昇師持苦行而有高識兼通儒書喜听
矣士大夫語歸葬父母守冢三年則聚諸弟之
子躬授語孟詳礼期安其家為儒己而予生于

政和甲子八月卒未實十三伯父之子命以為
先考嗣四岁能離家入即庠隨兄壽朋讀書日
數百言七岁卒于御先生相定翁家聞季生自
母及先考之計既噎奔喪哭臨以時孝悌之福
存於天性申稍驚異其後兄常携寓御館側听
講說文篆粗通然退侶燕朋弛息不進于四五
潛喜哦詩兄使誦杜集頗費日晷孟十八九始
字琴子賦邊雁兄喪哀時之情如失乳哺如割
肺腸俛俛无相幾不自立困從畏友屠德斬肆
業紫溪漸清袂勝既冠進於凍飢號兄故縣授

書自治益茲惜自深倍諸史注疏且聞且抄不敢
荒逸窮志古人務為實季時又非其所好而又
無師屢試不私決意退藏尊科允至親快吾道
哀誦孝經以致時思人多非笑不之理也此堂
張氏既留三子捨館歸訓嚮曰就謂人不堪其
憂二十九歲始幸小子慮時試入太學間三載
通內中進士科其後長子亦偽鄉選子於之家
居寡出諸鬼兒分寓歸齋友承余既七十已隨應
時福財青黃還鄉閉門養病不交人事扶輿自
通禮于自少至老俗嘗謂阻不可其言福侍取

後母陳氏遭彘兄陵暴慨然景令孤臣孽子當
以葬曾聞友師永意調諧各終其母沼與乙丑
仲兄有重罪予未諳律令以身援之幾併生得
佃禍猛里愛原赦俱免其他困陋危難苦心衡
慮改過遷善迄能自持厥躬不見薄于鄉里吾
家父行享年多止五十令幸同產次兄七十有
七與余白髮相保夫妻兒婦欣象禿缺捫心感
目粗足梁突然余所以竹已立心不忘恭敬近
而冠屨微而紙筆未嘗輕易服因嘗謂不能
動矣天地不克以言誠不能正實家不可以為道

故其在歆前未始一日忽忘君民對妻子唯恐
令息借運借運禮教一言一事必求合於人情可无
怨悔者而後出之其受人子弟之托教之不啻
己子隨才指授專事講釋至老不倦與人交不
敢失信廢禮受侮不敢爭忿善怨平居雅意安
負守分不前非又之東閩人有善心恨弗及見
人之哭也不足言自信不移量力而動平生謹
畏亦寡乎愧作而已噫使予少年微有依怙不
歷屯剝壯岁室於理性不明否泰未必能擇心
慮患固窮順命六所以至于今哉凡吾子孫勿

墜家學推本源既念之敬之外吾之實錄也余
三復而喟曰嗚呼其可謂能行焉學樂道知命
之君子矣凡君平生操履大槩已見於此而因
錄沈君所狀尤為詳備余復何所措其辭至于
蓬藿之居陋甚至川而門塔戶庭咸有銘勒輩
食菜羹終食不飽而嚙齋整齋如對大賓子良
婦教孫枝競秀家法修明門雍戶肅下逮僮僕
舉訢訢也其遺風余氣至今藹然亦足以想見
其典刑矣初君以淳熙十一年 太上皇后度
壽恩封承務郎致仕十三年 上皇再度進承

奉節十五年正月二十八日甲子卒于秦州海
陵縣承宜舍享年七十有五後應時性朝冕贈
承叔即張氏同邑人也曾大父嘉大父侯父日
休封太孺夫享年八十有六三子長曰應求後
君四十卒次曰應符次曰應時也一女未嫁而
天孫男三人裡祐祖詔祖開孫女五人長適文
正范公五世孫克家次適宣教即知安州又為
縣丞胡衍次適里士胡伯韶次許嫁曰明阮度
曾一尚幼曾孫男二曰珍曰瑤君初葬于燭溪
湖濱山之鳴尤確不安季和之去得吉卜于新

與竹山始遂遷葬今將以嘉定改元其月某日
奉太孺人之柩祔焉太孺人曾性莊重雪齋動
以古人自律孺人事之如賓終始若一日季和
宰平江之常熟縣難治吏民歡服既滿橫為
郡將所摺按用阮兩暮至聞人使訴卒无一詞
犹被錮降孺人曰但不得罪於公論足矣穷達
非所計也閑廢累年方叔臣用事不肯附麗求
進最柔不繼族党姻旧皆劾以祿仕孺人独未
嘗一語及之曰使吾見史節以為春不如粗粝
之為甘蓋不如此亦足以配君子不足以生矣

子孫不足以成礼法之家也季和不幸出門軸
折不得究所抱負以彰積慶諸孫皆孝友以承
先訓後其有具乎銘曰
德在陰報必明活千人後必具天人間響慮声
有焉行出志誠子必矣家必名偉孫君真不明
動以礼善服膺不愧怍无虧成廟之璉靈之冰
行于家森典刑樂六施闡幽屬过者式視斯銘
自 晚余蒙光祿大夫姜公墓誌銘
公諱浩建炎紹興間來寓回明至十年安在庚
申公之弟濤以流寓名荐書十二年遂登進士

弟人争曰是東都大家能以本舉子業教身於吾
火既離之餘邪惟姜氏嘗承于平時官盛申京師
婚相多后妃侯王之家声勢翕赫而最重儒學
藏書彙領是太孝名士以訓子弟礼意阴洽宥
至六留設盛饌參政簡齋陳公及一時勝游皆
求閱未見書或登科以去又請卒其友若弟
題名家塾多有題人如參政謝公克家侍郎江
公器特制高公至臨少卿汪公思温及其季更
部思斋皆在焉請而至此以起其家公尽室尚
来弟犹未克公方急祿每以未能卒業為恨狂

任家事勉其弟力孝抚育訓導儒風益振二十
九年其長子模中浙漕卒立子三四訖不弟又
二十年日桐曰柄曰楫曰堉曰堉音者相繼累上
禮部入大孝而柄與光同同以紹熙四年賜弟導
又繼之皆公之子若孫也噫音盛矣公字浩然
曾祖德安杭州助教贈忠節郎祖悅右府贊閣
門祇候累贈太師郎又寬成忠郎閣門祇候累
贈武節大夫吉州刺史娶朱氏封宜人累贈和
政郡夫人少師孝莊之女視欽成皇后為祖母
又仁懷皇后之侄也宣和四年少師以節祀是

奏補承信郎調監平江府都稅務福州監稅務
改明州市舶務行在阜料場茂州在城都稅務
臨安府沈較務点檢戶部瞻軍酒庫所糶楊行
在左藏庫再任宗畿第二時荆湖北路安撫司
淮洛將領改兩浙東路兵馬都監駐明州者回
一改婺州尋除兵馬鈐轄召且府駐劄并馬步
軍副總管駐明州秩滿改福州踰年自祠主管
台州崇道觀又任建寧府武茂山冲佑觀未滿
納祿淳熙十二年十二月癸亥卒于家享年七
十有七猶官至太師大夫始夫人先公十年卒

癸子慶元府鄞縣豐樂御東山之原明年二月
庚申諸孤奉公之喪合為男六人撰故忠翊郎
監建康府戶部贍軍酒庫所雜場贈通直郎抵
以君封戚賓將飲祿大夫閣門宣贊舍人兩
浙東路兵馬鈐轄撰以疾不仕相忒大大夫新
叔玘選柳州軍州事柄故奉議郎知濠州鍾離
縣事林女六人長適故朝奉大夫知秦州司馬
侯次適次節郎新東南第四副將紹興府駐劄
董璆以通奉議郎知加興府海鹽縣事史致謹
以通國子進士樓秦再適儒林郎連昌軍新城

縣主簿王深二番正孫男二十人炳輝武經郎
新特差克殿前司書寫机宜文字堪故承節郎
閣門春班祇候監饒州在城商稅煥故後家郎
監兩浙轉運司婺州蘭谿酒庫充奉議郎新通
判婺州軍州事奕文林郎監秦州角斜鹽場焯
燭國子進士劄國奉生焯燭燭國子進士焯燭
焯燭焯燭炎承信郎孫女九人修武郎新監湖
州在城都酒務申克明太奉生汪祥進士陸杓
迪功郎辰州司戶參軍司馬遂奉議郎知江州
彭澤縣事趙希摹迪功郎新臨安府仁和縣主

薄量夢與史提之承信郎新監杭州戶部膳軍
酒庫王堅地切郎新彙州薄安縣主簿趙希德
其塔也余在室魯孫二十一人地城填厚整堅
桐奎坡剏增堂堅墅基圻壑互舉堅曾孫女十
人通進士何冲朱中庸顧大声周子進士趙時
古餘在室公少警敏及見前輩篤志問季書傳
多成誦尤熟老莊之書人俱知為佳子弟耳家
在汴都外城一旦碎於兵燬至京口遇滑兵劫
因忽為安人吉州趙即世聚食數十口皆仰給
於公甫寇入仕后志官業動有可秋虜將陷平

江郡人驚奔而聞者阻之公叱使開闕去者不
勝計公殿後幾不免人皆德之及掌權酷請刑
糴場以供酒事貸本錢於版曹要告身為質公
以文書銜裏而進即命公為之定糴價三寺比
時估為萬初下閭測未幾米商輻奏價日以評
豈路令其息至百一婚娶始歛眼至今遵用焉
孝宗登梅發以犒軍稍緩口語籍上公會治教
輩无敢譁者所至摠戎有律閱武有程慢令者
豪髮不貸行之以公人自畏聲所事帥守魏惠
憲王榮憲靖王丞相果儀公克家參政周公葵

給事吳公希敷文閣直學士俞公俟在圖閣李
士趙公子滿皆深相器重樞密胡公在年守姑
蘇擇官寮十人日供故事右列中惟公得為送
所陳入能切中時病任于明最文名事周公擇
朝請莫公伯洛俱嘗同憲相與袁存莫公諸子
皆為清望官公至以使環立以侍中書舍人齊
素為長史以父執教周公為御史露章推為
大師史文惠王丞相王魯公周益公皆秘于朝
廷諸子出仕執輜前數方提挈之才親其所與
則其所存可知矣前後以見於五并清先奏陳

多冷上意有老成更練之褒遂賜橫帶人仕凡
一甲子更考十之七八終始无玷臨机健決不
問副易遇事夙生以智為樂談論亶亶音吐洪
暢聽者忘倦此皆出於天資惟是生長富貴既
更世故遽能率家人刻苦廉介有寒素之所不
及田里細務詳練通曉尤為難能少有至性母
恭人郭氏疾革剝服以進友愛宗党初以銖積
寸累漸為誼飽計會從弟迫於官道奉以濟之
季父客死江西又无嗣公取其遺骨葬于先塋
之側歲時祭享族人之靡也必徧及之弟妹婚

嫁自任其青一介不妄取子性實好施推其餘
以周人之急六所不靳也官教誘出繼伯父既
定居吾御冑地成化分東隅与之築室比隣人
羨其雍熙之軌焉旧季不忘時有清新之句自
為上梁之文思舊隱于夷門不堪回首築新居
於鄆水粗可容自此特其一班耳專意教子不
以家務嬰其心夜或焚香危坐使之誦習率二
鼓而罷模柄之預薦楫之賜對公皆及見之其
在娶時東萊呂太史未第公知其賢送二子從
游檀子之同中階薦既即世子孩益皆遺訓雖

事力不及盛時一二而文風彬、遂為儒家始
以次子封次顯大夫異事和州防禦使柄陞朝
改贈宣奉大夫今至金紫光祿大夫立以信公
之志于家下後裔方且殆未可量也奉佛素謹
釋法華諸經夫婦繡閣以千萬計入閩精俸
置大藏經佛寫家舍信字端重雖薄遠中家書
无一筆行草手鈔內典數十軸首尾如一從妹
歸承相壽春魏文節公平昔相好馬堂西偏竊
瓦盈池承相名以超運書扁以遺之既屬疾掛
衣冠杜門自照家度孝謹調娛藥餌矣而不倦

多子手然坐間乘女母叔家屈佛像一然不
批况以者終可以无憾矣其汪出也外祖少卿
兄弟仕京師因為王府督讀既皆嘗授館通家
如至親先妣吳國時猶未笄能各言公家風範
相依下汴初寓浙右數日寇攘其寺來郭蓋以
外祖為歸也外祖尤願旧好經理不遺餘力既
合伯舅娶公之女弟而官教洎文節公与伯仲
二舅同在家塾訓屬如一回人聯捷薦書自尔
相姆如朱陳然某以外門之故得从公游又与
諸節共奉仲舅尚書伏公之行蓋澄助之屬藁

今二十余年母氏舅氏俱即世而槭撲物堪煥
刻碑六皆亡矣柳陽泣謂某曰先銘未立日夜
痛心兄弟凋零汪氏中表亦无几舍君无有知
先人之詳者敢以請某抗事感慨又學銘其二
兄及鍾離之墓不得辭銘曰
大獄之後著姓惟姜承平百年益大而冒延招
名儒談經左塾典刑其存燕及嗣續矯姜公
克待克承艱難百罹既踣而具才有徐升仕一
甲子黃金橫帶晚克知止積善餘慶遺州有傳
踵登賢科儒風蔚然東山之原松柏斯先銘以

表之其母未文

甲子黃全司法晁君墓誌銘

晁氏系出於西周王子朝漢有錯為御史大夫
元魏有清為陳陵太守唐有左補闕大夫果或
謂其家有別元德起兵時錢春則其傳世遠矣
本朝文元公以清德雅望冠一時文莊公繼掌
內外制賜第京師昭德坊後益蕃衍散處許鄴
澶濟間南渡以來江浙蜀道所在寓居實皆出
於昭德無他凡也君諱某字其生於濟之任誠
曾祖仲參贈金紫光祿大夫祖瑞彙奉詔即登

書高郵事利官廳公事考選之趁然不仕妣閻
丘氏君資稟不凡少承家法篤於孝友嘗割股
以起母及仲先之危疾年踰強仕從叔侍郎濟
陽侯謚之以郊恩補君將仕郎授迪功郎監潭
州南嶽廟循從政郎調建昌軍新城縣主簿繼
為元州司法參軍君宦情素薄而臨事殊不苟
率有可稱其在新城豪強犁人之墓寃訴莫直
君為得遺該於田中遂伸存亡之枉廣昌令以
匿寇事穩富人之貲骨肉骸散凍餒於外獄文
不沃君受責歆行令輒賂君拒之以實聞而還

所籍其家優裕如初君既才素月有胃冒官稱者
守意希賞抵以深文僚吏私之君獨不可守數
諭意不為動善善惡惡行其志類此俄感疾已
而起居如平時忽跌坐而逝安靜不惧不惟積
姜之報殆有自得而莫知也君回達而流下佳
宜壽而止六十一實乾道元年正月三日也娶
姜氏蚤卒于五人子騫子為子思子游子舟文
孝才幹俱有家法三女婿道直即趙某沈忠恕
杜雋貨世家也孫男人人百原百則百海百制
百利百礼百揚百順女六人曾孫二世散世袁

七月朔歸至寓居按州金浮溪眩一月二十六日
癸君于臨川縣崇德鄉姜象山之西敷文閣直
孝士公武君之弟行嘗狀君之行事互開禧三
年凡四十二年矣君之子惟子游在後六止二
人矣百海游節取銘于其老矣孝落何足以弁
臣先光獨念中原衣冠故家日就凋零文獻相傳
如贈德之罪則又鮮矣少時及識敷孝夙未服
其陵治其誦君之美如許以託名不朽為孝銘
曰
王謝故家風氣一種昆之在漢寔配于董互宋

蓋大名勝德經法藏苑智讀者皆踈濟北高山
詞未泉源恂、法曹典刑最重以君之才卒於
流先我思前良記名為完

玫瑰先生文集卷第一百十四

玫瑰先生文集卷第一百十五

必明樓

鑰大防

墓誌銘

直秘閣徐公墓誌銘

慶元二年有旨朝散大夫徐夢華除直秘閣蓋
異恩也姪公生于靖康之初元歲在丙午是冬
金人再犯闕海內雲擾建炎二年虜躡江右叛
將大盜蜂起公之生才四年母氏襁負走陂頭
劉氏家往免于難公既省事自念生長共間歆
得及見事之始末官游四方收羅野史及他文

書多至二百餘家為編年之体会稽成書傳聞
異辭者又從而刻正之號三朝北盟集編自敢
和七年海上之盟迄送亮之斃上下四十五載
間其列事實制勅詔詔國書奏疏記序碑誌之
文有正史所不及載者搜掇無遺成二百五十
卷又有綱目一冊併藏于家至是史被方脩
高宗皇帝實錄修撰揚公輔率聞寮十人奏乞
取公所編之出仍下臨江軍給筆札抄錄以進
十一月史官又奏其出有補于史筆為多仍存
公之吳大略云廉靜樂道好學不衰故有是余

又奏所編出目內有百餘家館所未備復命新
其全出諸公欲相摠一出與同筆前有論公者
答曰此王本不為進身針刃辭之後又得未見
之王再編集補三帙所君闢一堂取詞禽獲語
扁曰儒榮以侈上賜推密劉公德秀為之記待
制楊公萬里存之銘小得周公必大端明洪公
邁而下賦詩者數百篇遠近流傳而公之名愈
顯矣公字同老清江縣人曾祖用和祖士穩俱
不仕父世亨紫贈通議大夫母楊氏贈碩人公
後敏尚學至忘飢渴寒暑讀玉過眼輒不忘通

貫強史百家尤熟晉宋南北五代時事自熙寧
元祐以來各命奏議及出處夫致無不誌律作
文皆有報批用事精確紹興二十四年登進士
科授左迪功郎洪州新建縣尉以外類不起調
鬱林州司戶參軍到官朱戡又以母憂而歸依
為江陵府司戶任滿開陞左後政郎乾道四年
外移開安軍教授以舉主改宣教郎知漳州湘
陰縣次授廣南西路轉運司主管文字賜緋衣
銀魚諸司辭知賓州到郡遭罷主管建寧府武
夷山冲佑觀華州雲空觀紹興元年授荆湖北

路安抚司參議官慶元初引親嫌徑歸再奉冲
佑祠引年致仕去年賜紫衣金魚仕官凡五十
年間居之日為多南安官舍素在城外請遷入
以附校官建雲從閣以奉御書至濼洛二程先
生祠於左刘元城張橫浦先生祠于右自為之
記參政晏公茂良時帥江西請而差之以講筵
官荐湘阴誌湖少田多盜帥括盜耕湖田者悉
輸租号增耕他邑或移別賦厲命公恐重困
吾民謂邑无新田稅无从出帥盛怒移湘潭丞
仍寬擴邑事无可疵瑕者卒免于行更加礼焉

增崇學官崇度該祠像設祭器書出籍以次而奉選士
主之是朔阴干是始母于季矣朝廷胡議更二層直監
法選浙西安執司幹官朝廷胡命與二漕臣
集議竟上西漕王公正已以公審知利害邀至
蒼梧會所公謂二層事体不同使者徒見東路
即名湖江可通客販固已非是若西路多山郡
近江者少道阻運艰客販不通僧必騰踴即計
不給重為民害郡有兵更可役民不告勞若止
循官般旧法初至抑配苛歛公私俱便可以任
之東不能奪胡志是之議定而去時入奏為生

設者所誅畏罪慎希進尺變甚說擢為東路提奉
旋亦西漕侍郎詹公儀之出鎮桂林共行客販
之策度公或以宥州奏事必撼成說武憲怨飛
莫不快於公二人從而基之能士悔舉之章
公遂罷不三年二廣之災果如公言民食肯監
富商至被產表生胡憂惻至死屢不得罪復行
旧制至今便之周益公嘗軸謂公前漫未直公
答以事久自阴不符也歸而慎悼亡連表子女
宦情念泊然矣揚誠喬挽使造朝荐進甚力廟
堂將度內郡止求設幕剏即樞使王公蘭務鎮

長沙以公可任帥事申省要公經時而侍郎袁
公樞始未知公止請上幕俸給以三月帥俸
歸之又力辭尤款其廉既而從母之子侍郎彭
公量年為帥公去替止半年法不用避公乞祠
以去彭公餞以詩云法許公不許法不如公矣
年雖已高手不替處有譜書記志集蓋錄集仙
後錄各三月今錄因冊皆以儒榮冠其有家有
萬書閣義映甚整能視細字如年少時事親
孝祭器封鐫惟謹有家記一編載時祀禮式又
獨百不憂堂以志又亦之劫圖前亂石森立石

間多紅薇花若張錦然院焚蕪洞天勝日傑衣
守閣下二轉翔舞于前始神仙中人也弟妹回
人弟得之亦沐首而歸時前聚會子孫錫塔羅
拜為壽竟觸下夜无倦色從母昆弟七人時置
酒談集常洛川稱黃仲礼琮彭子壽而下俱效
之開禧元年親党為八十之慶宴笑數日乃罷
中嬰小疾精明如故從能課誦孩誦習二年八
月浴出眩目危坐而化二十有一日也娶豐城
鄧氏先公二十一年卒封贈至宜人五男子簡
終事郎新仰州新化具全範迪功郎新袁州司

理參軍籍業進士次子符幼子節皆蚤歿二女
長適兗解進士曾三異次適進士知時六前卒
孩男十人長孝正矣次克以金而存于御崧宥
嘗受養彘歲一女適御首進士向公美曾孫二
人知郁二女尚幼諸孤以加定元年十一月庚
申奉公之柩葬于縣之修德御右中岡之原始
其屏居回明渾子孝書俾為儒榮堂賦詩時雖
抱病為作左風寄之已而子孝與公俱以書來
謝比聞子孝之訃固已不堪云正之痛內公亦
下世矣公既葬之二年簡以赴調未見謂前詩

恨未見此盟金書尺牘以見遺又出其季父啟
政所作行狀求銘教政嘗看左氏國祀中出舍
入陳公傳良為之序蓋深于經者書事尤嚴敬
擬其狀而為之銘銘曰
靖康廢禍古所未有凡曰臣子痛心疾首公坐
初元以及己酉大羊長駟存食江右初而得全
實賴強負少長讀書志已不苟宦游四方詢訪
尋寃徇羅罔間徂不傳拜二百余家尋夏輜卷
整日繫年別記詰末有初有書有疏有奏中說
雜然考証是否名聞于朝六丁下取遲美漢閣

先教加厚儒帶名堂夫以不朽才不尽用仕務
不偶身退名尊二既俱壽奄然仙去何憾何各
有子克孝慶院在後銘以祭之尚照林藪

朝請大夫吳公并碩人姚氏墓誌銘

仙居吳氏自危圖閣直季女伶蚤中康肅公以
儒術芬身入從出藩為時名臣長子其化使君
首隕世科兄弟簪笏蟬聯多至郡守旌堂中登
首籍擢科役者相望遂為巨族某淳熙五年由
勅令所則定官習俸丹丘始奔康肅于湖山堂
母居危之石井既掛衣危夫婦皆渝七十子孫

說謔然享耆福路山勝絕東者如游崑閬公一
見厚壽知獎良厚自得與諸子游今識其家四世
矣且化明銳奇危謂必可接其奕格不孝嬰末
疾止于中壽以子節承璫四明史氏公以第三
子娶其女遂為姻家今知吉州公比為大理寺
主簿同孫見過泣而言曰先君抱負不仇先妣
婦德素著而葬之曰兄弟尚未立未有格銘文以
傳後介弟既亡鬻維之責稜親與以請余感念
疇昔為之永概乃擬抗蒼夫車朝君歸宗所為
行狀及且化自為她碩人行述大槩併為之辭

君諱津字仲登世為台之仙居人曾祖允昭故
贈武略大夫祖師錫故任右承設郎兼贈光祿
大夫考希康肅公也官通奉大夫累贈少師妣
郭氏贈秦同夫人君幼嗜學強記博通_通群出_書允
杰文選成_成歲誦終恒年十有五以詞賜魁鄉校
嘗從秘書郎王公榭_榭甚主薄胡公叔殷中李
公棠游三人皆名儒每器重之康肅為御史以
初恩任將仕郎為給園第二人授右迪功郎監
潭州南嶽廟侍亭蓋歸于季連_連存_存陳_陳甚登乾道
五年進士乙科充兩浙_東來_來淮安_安抚司幹辦公事

改宣教郎知慶州麗水縣監行在都進奏院為
親求補外_外添_添差_差通判_通紹興府_府淳熙九年賜五品
服十年_年維_維丁_丁內外_外環_環枕_枕表_表哀_哀甚_甚倚_倚廡_廡增_增慕_慕灵_灵芝
產于捐人嗟其孝感_感祀_祀以詩_詩又服_又除_除叔_叔祭_祭道_道江
陰軍未上改王官建寧府_府武_武夷_夷山_山冲_冲佑_佑現_現尋_尋知
廣德軍以足疾_疾乞_乞歸_歸改_改具_具化_化軍_軍慶_慶元_元二_二年_年屬_屬陝_陝
八月四月_日終于家享年六十有四累官_官至_至朝_朝請_請
大夫娶_娶施_施氏_氏封_封安_安人_人先_先公_公六_六年_年卒_卒葬_葬之_之地_地曰_曰西_西
陶_陶去_去先_先墓_墓百_百步_步兼_兼贈_贈碩_碩人_人男_男回_回人_人机_机朝_朝請_請郎_郎知
方_方州_州軍_軍州_州事_事撰_撰攻_攻通_通直_直郎_郎知_知慶_慶元_元府_府鄭_鄭縣_縣丞_丞抵

迪切即福州福清縣主簿授迪切即衢州開化
縣尉兼主簿女一人適進士姚棟孫男四人婦
媿婢幼孫女九人長適承奉郎監西京中嶽廟
稜治改適從事郎新羅州司戶參軍華言次適
將仕郎虞懋次適承信郎新差都大提点坑冶
司監轄銅錢金良場領士危余左監曾孫男一
又諸孤以十二月辛酉葬公于郭但山東隰之
原迂碩人之柩附為公志趣高遠不游於曆果
之習種冬楮文与寒暄事馳文在親側官各增
益小試亦外勤有可稱初入師幕承相時公太

師史八為師屬以文詞以遠器期之丞相易公
樞使蘇公為倭相好号一時幕府之盛虎水誌
邑格守家範夙具冠帶視事決訟如流度无留
滯羨于治盜民以夏屋邑社稷壇壝圯坏李官
尤不葺公謂非所以安士訓民也乃築三壇于
季之東偏又敝季兩新之岁祀月書如儀士民
俱功焉及官奉印問知樞密院事謝公時在諫
坡奉公自代有曰治邑有声立標无玷方倚于
用以親求歸朝士欲其高致賦詩宴餞歸娛報
下父之乃到官參政李忠文公多以郡事委之

裁決岩飢流殍盈路公請奔圭租倡率功分人
遠樂從待制朱文公為提舉官任以荒政躬
阡陌如懷隱憂有所措晷俱措其言以文奉問
深政事詳陳存之履德尤旱種不入土粟伊翔
躡公齋禱祠山隨車沛然時來舟輻湊官兵得
空春累月志以拾之積訟不決而兩縣陷阡卑
濕公曰不量不決疫不異矣先呼因從稽免突
祥隨覆以法輒蒙以片言折之諭歎官邑今日
決數事問余因囑為請咸商笑指酒僧訪水利
民所已事而去矣遮道擁車至有泣者曰官何

今來之莫向去之連于康肅軫惠鄰里穀貴則捐
僧以糶歲寒則賦粟以濟散粟拾粒一方賴之
公謹不敢廢湖山亭館以財整葺追慕不足築
祠于堂之隩又以隱居詩扁刻石時節擗芳荐
新事之如生者用有為父母所厚者尊禮之如
故時正旦合鄉之士夫于邑庠謁先圣先師及
先考之祠序畫講拜升堂奉酒畧如鄉飲之儀
為文平淡援筆成詩蔚有父風合詩文十五卷
藏于家莊重恬靜中无机心與人交久而親
不知者或以為簡公不改其度寬裕容物无疾

言遽色服用儉約而厚於姻旧雖甚費不靳康
甫嘗以歲侵為憂公適歸自稽山白日照年得
祿儲穀可敷千斛舉以均濟親類大喜殆有前
輩麥舟之餘意使其得寬于用可以及物可以
无宗而見于世者止此可哀也已確人家棄養
承信即又之女有并養母已能任家政既歸于
吳舅始承嗣而家尚寧寓族長之家光祿海夫
人俱存家法養養魯自病足已父矣夫子方從
師友于外无娣妯之助以家婦独任相内之責
人以為難光祿與夫人既喪用益窘小姑出適

莽奩具以佐之右午小築竭所儲以唐晉康肅
素好賓客不問家有无先意治具以俟所需康
肅以妾婦私之見于遠札其也夫子哭之七
哀吉州以作邑有声連歲進擢以至大即可以
知且化又方之訓勤丞既已而吉州求嫡母之
銘世功又可以見相人鴈鳩之法是皆可銘也
已銘曰
括之阳兮仙所居伊在并兮公之戶堤美如兮
清沆瀟兮明鏡兮澄水靈偉康肅兮委垂車謝
軒冕兮天為從君家嫡兮如伯魚傳衣鉢兮勤

侯書官冬官字歷仕除見諸用字直儲餘歸不
改字先規權終相從字山之隅夫人德字陽鳩
如又方靈壘字萬里閩我姓銘字子刻諸愨孝
恩字育出塘

直秘閣孟君墓誌銘

君諱嵩字嶠之孟姓也 昭慈圣獻皇后兄子
信安郡王之次子也 后以圣德母儀四朝信
安勲在社稷密贊中具賢酒問本為威開之冠
高宗尤過如唐肅宗之得李鄴侯无此比者公
之高祖在安武軍現今留後贈太師韓王祖產

衍中散大夫行開封府左司銀幣太師豫章郡
王信安諱忠厚少師保寧軍節度使充万壽現
使提舉秘書省贈太師母奉魯国夫人王氏母
本汴人五世祖魏王徙居衛州共城後復居許
信安南渡家始蘇遂為長洲該人君十岁以祖
崩補承事郎性至孝不忍捨親出仕奉祠勅下
者數年紹興二十七年任宣器監主簿未九信
安薨是免臨奠特恩除直秘閣鰥鮒魚服除授
游西安抚司主管机宜文字幕府天墜譚一生尽
傾事无巨細勒干闥决使長多曾决而後行未

備除監尚書六部門時隆且改元之季冬也乾
道初世職事簡寡而本地有餘尚王即或有
假故長二載更委授丞凡過二十四南過事益鍊
習而声奪日休輪对源陳利害甚患上嘉納之
上月始以制書揖倉部公自以驟進抗章請然
二年通判楚州又力請祠再任王管
現轉秩通判臨安府七年成將期及會光宗
以皇太子尹京易傳為府惟八年始改洲西安
抚司奉议官淳熙三年八月新任責家食者餘
十載然不復以仕進為意人皆期以遠新而

明年八月丙戌以微疾卒高年四十有回累官
至朝奉官五年四月登自葬于常州无鉤錫賤富
安鄉許現山之原去先榮數百步娶仲氏在新朝
請大夫淮南安阮行奉议官并之女後公七年
與在甲辰卒有妾以免相夫子、男五人而友右
宣议郎監交州寧亭縣市舶務次日曾俱先率
次日獻朝請大夫主管連建寧府去夷山冲佑現
次日道朝奉大夫权初獲州初日翔故也切即
信州司戶奉軍女一人通朝奉郎知真州李大
理孫五人陸勲修職即監鎮江府大軍倉門續據

孝脩職即監行在提點總管軍徵膏酒庫所都裁
庫繼顯迪功郎新鎮江府丹陽縣尉繼勳時任
郎繼勇兩浙轉運司進士繼惟信安謙恭威重有
大功而木居遠繼遠繼杖勞被服儒雅居第擇寧僻
處門繼華繼卑陋以終其身若今不為好家所奪從
存其旧吳公楫字才老仲公泰繼諱字依性皆名
士以女弟繼拔吳而與仲為相家其與好美類其故
子繼多矣公自幼承父方季問有原委陽諷止
半性又強說繼一種見聞輒不忘詩句清新有永
翁之風一時名公多與之昨自奉寒素而好濟

人之急為於教子刮磨豪習二子三孫俱聯名
荐書繼繼繼先登嘉定元年進士科藹然為儒家
美繼少隨侍都下嘗識風度而不及相接親見
公在都門丞相魏文節公為天官舅氏尚書汪
公為節繼公相厚稱美不容口冲佑隋淮浙為
太府卿兼繼刑部侍郎廣州嘗為大理正兄弟
有美譽俱得奉周旋其比知育繼舉首閱榜帖一
見公之孫姓名為之忻然知孟氏之方且而未
足也得書以公之墓未有銘遠以見屬遂銘之
以慰孝思云銘曰

昭慈之至信安之忠輔成中興盛僅豐功公為
愛子餘慶所鍾同律節曾受知諸公位不稱德爾
壽弗及中積善差曠達連不于其躬子孫日且益振
家風我惟詩書表于函宮

周伯乾墓誌銘

周氏為四明望族不惟名宦相繼而前輩源流
其來也遠孰不欲仕惟周氏之仕者多以壯年
退休有回休堂則家風可知明今為慶元府周
氏世為鄞人居城中西湖十洲之西君之高祖
吉贈正議大夫曾祖師厚登皇祐五年進士科

娶范氏文正公之女忠宣公之婦也仕至朝散
郎任荆湖南路轉運判官贈銀青光祿大夫次
子曰鏐元豐二年登科娶胡氏右丞宗愈之女
兩娶王氏翰林李士觀之女又娶陳氏正言伯
強之女仕至中大夫才業尤高嘗以忠積貴工書
逐昭階昭党籍又以外家妻族皆一時名公俱在姦
党動輒拘礙以經世之才僅知南雄小郡賢士
大夫多痛惜之仲子諱潤亦有家聲仕止右儒
林即娶俞氏君即儒林之子也諱模字伯乾性
敏悟承家世之傳幼為志於孝如成人後濟南

劉壽夫游又孝書于曜陽徐濟文有楷法年才
十七而儒林下世兄弟終鮮四姊一姪俱未新
親覺為之危慮君雅有心計沈靜差深既訖葬
送交兄弟俱歸里之差士皆人所歎免喪之後
一奉不逆即棄孝子葉一意世孝播經閱史凡
不釋卷以為名弟有命不可疆求不墜家聲是
矣建炎兵燬先庐薦然儒林所居湫隘以此事
屬之君承先志大啓堂宇申於吾鄉奉案世
丘壑隨力葺理歲時修祀事物必親臨器必親
濯諸父既亡沒兄伯濟比鄰君事之如固氣榜

所居曰怡悔堂以著其友愛之篤中大夫遺文
世多如承宣築寺行于世文集僅二十卷君恐
其久而墜失手加編校以千緡為綴故即造之
費始得家有其書年登半百即以楷積施會久
之喪所濟世中言道傾地加以龍巖行若致焉
經理家務井有條時出其餘以周人之急婦
妹既行及完族之疎遠者息意有差居間好客
觴至終自不倦晚又增葺後園落以自適鞭得
閑秀士熱心之會鄉里合度以為君福壽未艾
也明年是為嘉定元年三月二十九日以疾卒

于家娶朱氏子男二人曰禧慶元四年為鄉貢
進士次日烜先五年來女三人長適任之考次
適鄉貢進士李彥洸幼在室孩男天整垣圭垣
堪垣女五長適陳鎮餘未笄先是朱夫人夢于
通遠錦銀山燒燭以十二月壬午奉君之柩合
焉于妻了達不以窮達生死累其心預卜壽藏
其梳之洛已十餘年吾邦固有直率之集仲景
尚書汪公主盟斯事君嘗與為余校剛一記後
容其間君少余一歲墓前又相近在會中尤為
親密後難以憂患疾病浸辱去冬西上君送于

却握手道別南^尚期餘生為老伴侶聞君之訃盡
傷殊甚憶來亦銘又不得辭余有表妹之夫子
建值于君為既歿死无所歸君呼其子某使葬
于其先塋之傍不游季又在其梓松之旁是尤
可^書玉也銘曰
四明之周著名吾州家在十洲堂有四休君承
其流抱^才則優不使不求无悔无尤家立身終
晚益夷猛^猶基梓能筹里閣沈浮積善未歸如積
有妹^秋我銘諸出後人其收

承奉即致仕季君墓誌銘

江口李氏。及識其五世矣。始秉父諱珂善富
樂施鄉族長者再娶文氏實授奉廣東市舶廳
之女兄太府卿正己之姑也。卿為其之姑之夫
以是與李氏有連。生長外門幼年外祖江公
少師外祖母越國王夫人。其家先妣英國樵
侍。以時李氏鼎盛夫俾偕老子孩時前宴不連
日侍御史王公伯庠銘秉父之墓。謂其持心廣
大。與廷物者合三子長諱倫字子列。充善幹。暨
奉親有秋仕為終武。訂建炎之年虜殘四時遊
騎內奉川出財力募鄉兵守禦邑境。以金公雲

記其事甚詳。是生九子。第四子諱克庭。則君也。
字伯振。賢孝謹。最為大父母鍾愛。昆弟既中家
析。而非旧矣。君躬行善道。刻意教子。元白居長
受季子。舒式車。元彬。歸以淑諸弟。既為太季上
舍優選。待年廷試。弟及子。俱有塲屋。聲聯。翩科
級。說伯中。嘉定元年進士。弟迪。功。即監紹興府
三江鹽場。詔伯卿。首進士。訓伯。同季。免解。以稱
內舍生。又中上舍選。以制中。開禧元年進士。弟
迪。功。即新紹興府。徐姚。照。尉。詞。伯。在兄弟間。才
氣。實。相。上。下。雖。進。取。未。効。而。士。友。固。已。期。之。後

阜森同以合法待年從弟之子誨伯亦存于鄉
于是文風大振遂為儒門鄉里歌詠其且未艾
也君冲澹與物无競善處來党周旋改謹无間
言父母既沒抚弟妹畢婚嫁經理不遺餘力親
族子弟不問矣否一家誨誘里中間有隱獲之
人遇君輒歛避森子以效獲為先不專事奉業
諸子奉成而不偶在以介意及其名弟寢其視
之亦藐然人莫窺其際平居以往史自娛前言
往行有契于心者必書之座度右首曰有一言而
可以終自行之者其恕乎如心之謂恕也又曰

我必不忠不仁无礼皆自反之道也又曰一飯
之德必報况其有甚於一飯之德者乎可心知
君所存矣間作歌詩平淡如其人閱名臣言行
錄遇合意即作詩以記之至有餘篇為福官
慶異以二子在學封地功即嘉定二年郊祀恩
轉承奉節就春三江以疾卒于家舍實三年十
月二十三日也娶張氏封孺人朝奉節嗣良之
女始之子也六男子長即元白次說伯詒伯詞
伯誠伯訓伯愷語伯誠伯先卒女四人黃直愛
張復袁邦傑張偉其婿也孫九人以稱以制以

牧以豫以請以寧以才以似以翼孩女六人長
適表沂餘在室曾孫女一人明年閏二月甲子
諸孤葬君于新塢塔崩之原書來求銘數年以
來日見李氏昆仲奮斧益歛歎積善餘慶之感聞
君既亡家人始得遺言于篋中區處後事甚悉
且戒喪葬俱循古制无拘世路有曰家中遺產
惟惟一經飛子而已又曰吾幸有子取欠惟一
死不以諱也賢哉銘曰
祖間慶門天全仰是君繼以善子孫玉堂或亦
于孝或若于知傳夙大歎名昂相承衣冠方且

所貴持久毋論淳則用焉厥後

承叔即謝君墓誌銘

余家世業儒五世祖正叔始以鄉先生決科起
家五子俱傳業而季子寧撰諱有尤攻小學又
傳其五子其仲元應諱矣獨殿諸老說又解字
經典釋之始末通貫究於成誦其侍飛毫平數
隨知字學客授東嘉與諸名士游獨謝君季降
最為同好相與考計文字毫髮必訐後十五年
復叨假守時過郡齋賦誼甚樂也別後時見其
筆畫念之余既授閩聞其亡矣亡又十五年當

嘉定四年得其子有開書以銘為請既列君之
行實又以張忠天所作乃祖志銘陳若奎序君
所著正字約類五卷余悅其書為之得序其真
季降留意之書也同為掇其大槩而條以銘君
諱雲季降其字也溫之永嘉人曾祖文洞祖君
任有鄉行父知柔嘗居瑞安之樂善里人稱
樂善先生君仕陞朝贈承事郎母張氏贈孺人
兄默有聲上庠君性穎悟承父兄之訓博學強
記自經子百家之書皆手自校定音訓句讀一
一不苟以是文聲日進援筆立就不為艰深之

不得辭謹據所示以述書而銘之殆青諱師說
字德承曾祖宗象累贈太師魏國公祖邦彦故
任朝奉大夫尚書屯田有外郎累贈太師齊國
公父時中故任左中大夫直龍圖閣累贈通議
大夫公之二伯父以文季被國陵深和選掌
翰苑繼為承轄拒廷家聲臨一時公少在富貴
十而天笑資中泮滢惟專意于孝自為搆度風雨不
諭由伯父任補承務郎銳情奉案業兩占存書高
選父母既鍾愛之不止不忍離鄰不既冠三請
祠祿以便奉親園勉以仕始為隆川府路轉運

司主管文字使長喜且獄一道駭然州邑為之
屏息凌忽安察察雖有言不屬也公氣平而誨動
過事聖批未嘗少屈下期于用已之季長為飲
容獄亦寢息儼下毋碩人房氏憂父既奉祀公
亦不調薪圍服除又任常平司幹辦公事甫動
官而以疾卒年止四十實紹興二十六年五月
二十八日也官止奉詔即平時御覽縉紳品論
世家子弟之賢必以公為稱首至是相與嗟惜
又不能自已也所娶房氏贈通議文安郡夫人
四子紹猷故奉直大夫知漢州紹諤故文林郎

知敘州南谿縣次紹彭由叔戶部侍郎右文殿
終撰知太平州次紹節以龍圖令命繼伯祖樞
密太傅肅愍公後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
兼太子賓客一女適承詔即新知簡州楊思成
孫五人景諱景終俱終於將仕郎景琦迪功郎
監漢州商稅景度儒林郎添差兩浙西路提點
司獄司幹辦公事景厚迪功郎知安仁縣尉
孫女三人曾孫二人二子以郊恩各贈公銀青
光祿大夫以六年六月日癸子廣都縣龍華
山之原後三十餘年文安夫人祔焉公既卒歿

諸子尚幼公之季行俱不得顯于世文安每奉
公之遺烈以叙之大略以為公之讀書為文皆
有繩準經史百家之言悉以次第繕閱沈潛皮
肉隨跪坐左右且為之書夜為之氏之文手抄成
誦若布衣初奉之勤者喜與士友讀易時誦家
人正家之道以勸我相敬如賓公退則閉閣孩
誦咏詩輯文一不以家事介意此皆公之所安
而道行于妻子之實也歐陽公知夫所粘固知
其父愛公之詳其見于蕭周阮表者皆知夫人
之言也敢引以為比公之隱德所謂昨此其身

在其子孫貳鄉方以名從臣出典藩方樞密先
膺大用字文氏之與真未艾也天之報施豈不

昭乎銘曰

字人之先其積已厚握筆承轄赫然華胄公居
其間卓稱孝秀天爵為貴多文為富孝優入佳
不輸素守出門軸折才不及完非此其身宜昌
厥後我惟銘之用詔不朽

文安郡夫人房氏墓誌銘

夫人姓房氏諱妙光其先顯於唐廣明中扈建
西狩因家于成都之華陽曾祖審能贈朝清節

妣安人宇文氏祖希累朝散郎贈通議大夫妣
碩人張氏杜氏父永朝奉大夫通判嘉州妣宜
人張氏夫人性明悟在群兒中特若成人少長
事親知色難之義不但長于女工也宇文氏世
有姻好嘉州先以次女歸直齋圖閣時中之子
銀青公師說又以第四女淮室是為夫人夫人
之姑姑也未九即世妣喪哀慕扶護以歸又謹
視新圖次舍食飲之宜已而治閨內奉承嘗一
如姑無恙時以寬齋圖悼止之悲銀青為潼川
漕幕夫人年才過笄恪守家法食不重肉而曲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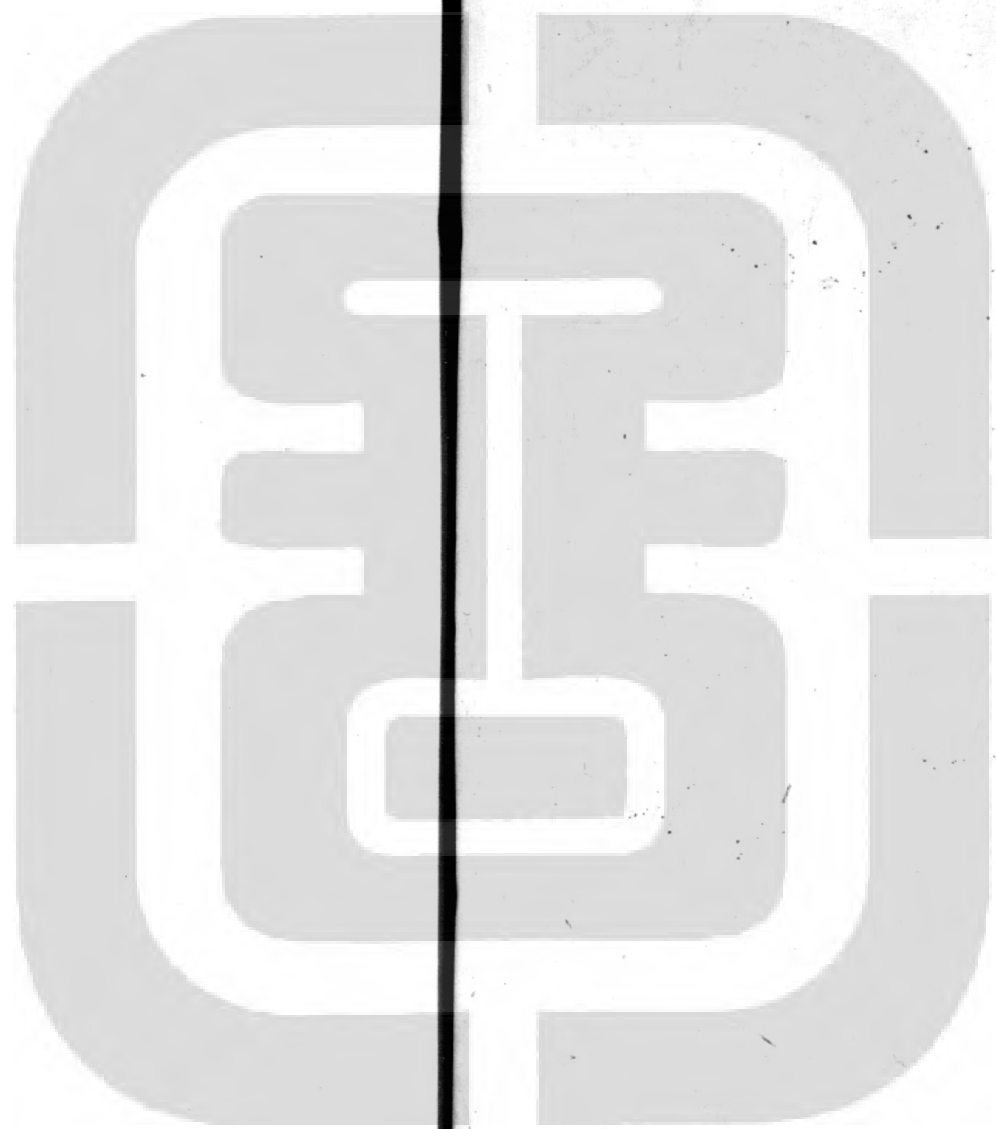
賓客之奉夫子不職不肖退則耽書一不以事
物自嬰內助之力也嘗待龍圖疾奉藥餌亡甚謹
少間曰吾婦孝敬他日願汝子婦如此銀青事
兄如文夫人待長姪如姑百口無間言銀青卒
于潼川倉司夫人三十有二諸子皆知送終治
葬無一不盡自議專意龜子昼夜不怠又奉銀
青孝行以為法故新諸子益自刻若相繼頌孝季
子紹節遂登淳熙十四年進士第銀青之兄赴
合州夫人領諸子留里舍教教愈力用愈儉歲入
之餘悉儲以聽一豪不自私合州晚歲間適夫

人與其如分月主家務或客至作水供酒有無
倦色伯與如皆敬歎之如既寡金相好益篤事
無大小未嘗先可否事不敢專席而坐若非輩
行然二十年如一日親党皆以百為不可及如止
中壽四女未行悲卹撫摩不廢已出俱使之得
所歸長子紹猷得官成都張宜人年高喜于便
親即聽迎侍一二日必歸母側曲尽孝養宜人
及見外孫以次授室相繼出仕謂夫人曰汝父
與舅皆稱汝孝盛年守志不以悲哀亂所守固
知其有今日矣送子之官戒飭尤脩引嚮不疑

相戒有古樟前蔽甚廣自号樟坡居士晚又築
亭其上榜曰可高賦詩齊酌者中其六与焉嘉
定四年八月属疾终于家享年八十有六娶孫
氏任萬氏皆贈安人二子長曰旣迪功即寧德
主簿衢州比較務調印武軍司法後稟瑞重居
家臨改節有父風不飛先二年亡矣次日得孫
四人湯德做皆業儒初曰宅孫女四人伯適進
士刘熙仲通國奉進士張復道叔從浮屠名法
定季適道士方達女孩三人習之與櫻昨以五
年十月于西墓君手膜蓋竹山實社先學君志

也君敏而靜貫亨百家不為艰深之文明白豐
瞻詩醇高勝濤而安腴即席唱酬稔契泉湧入
畏其捷而服其之所至留心夙飛勉后後季長
信有隱君子林君維屏号梳臺先生君屈輶邑
庠遇講王典其長率邑之寓公所為季者益勵
承相與文清公聞之遂招入郡中一時政化之
威君實君之優居開又季秉耆輒受功諭有文
齋舍有銘深衣大帶濟、習俗益徵臨海
官事整暇太守熊公克遇視季則請君為親慕
埒先化既為一新軍季吳奉化則又親見之說

改魏先生文集卷第一百十五終



人
家
巧
制
大
小
均
宜

